

1932 年
第 1-3/4 期



3 1595 9777 6

活版周報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R
505
752.2

活 動 唯 週 報 1932₁

這
一
期

從活報軍發放

南京新聞紙鳥瞰

蘇俄的強迫勞動

北方的一般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阿雷哥

赫爾曼的病源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四日出版

零售大洋三分定閱全年一元五角

編行者 活報週報社

南京宗老第巷四號電話二一四七九

上海銀行

本行以服務社會為宗旨
 社會商實業發展國為旨
 所有切業務力謀其安

全與便利。

資本五百萬元

公積二百六十萬元

總行上海江西路
 南京分行

(一) 大行宮
 (二) 北門橋
 (三) 奇望街
 (四) 下關鮮魚巷

(五) 中央大學對面
 (六) 滄海橋內
 國貨商場

中國旅行社

江奇望街支社
 邊望街支社
 招待所設大馬路
 大東路
 起選至新街口
 常營票

經售

國有鐵路火車票
 長江外洋輪船票
 航空公司飛機票

代理

旅館舖位

發行

旅行雜誌
 旅行支票
 旅行叢書
 代客運送行李

如蒙各界垂詢或惠顧竭誠歡迎本社僱有信差專送客票不另取費

光東書局

洋雜部

一九三一年呢帽男女羊毛衫襪
 各種化妝用品名貨冬令用品

種類繁多

物美價廉 歡迎參觀

運動部

美國橡皮運動鞋每雙三元八角
 新式運動球衣每件二元四角

七路太 電話一六二
 八一六二

首都

馬慶康公司

餅乾 罐頭糖果
 洋酒 雪茄麵包
 香烟 西點禮品
 分公司 城內 太平路
 總公司 下關大馬路
 電話 四一五七六

教育圖書局

專辦原裝西書
 代訂歐美雜誌
 經理上海伊文思圖書
 地址 鼓樓中山路
 電話 三一九六八

總社：上海四川路二四號
 分社：國內各大埠

南京

支社：新街口
 分社：下關鮮魚巷
 電話二三四五八
 電話四一八九

詞致二三九一

歷歷週報同人謹在一九
三二之前致詞：活躍週
報將以和新時代諧和着
的步調，來推動和參加
一九三二出版界之最新
線，作有力的活躍。並
祝讀者努力！

要目

- 從活躍羣發放（第三頁）
寫下我們生活的風景線（第三頁）
南京新聞紙島瞰（第四頁）
蘇俄的強迫勞動（第五頁）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十二頁）
北方的一般（第十四頁）
福建泉水教育界（第十五頁）
南京的地皮（第十六頁）
毒質流佈（第十七頁）
二話（第十七頁）
刀口上的蜜（第十八頁）
阿雷哥（第十九頁）
赫爾默的病原（第二十頁）
薩孟武的中明（第二十四頁）

文藝座談會

活潑週報社主編
宗老翁著四談樓上

歡迎座談員

!!

歡迎座談員

!!

爲使我們對過去的文藝思潮，有個明確的認識；同時，在這當前的時代背景正給與文藝一種新的戟刺的時候，我們覺着實有發起一個交換大家意見在『文藝』範圍內的組織不可。愛好文藝的同志們，請來參加!!

座談一般：

- 一、每次研討文藝上一個小問題或批判某種書籍雜誌刊物，不得終結時得連續之。
- 一、每次座談時間以兩點鐘爲標準。
- 一、每次由一人主談，一人筆錄。
- 一、主談人於會前，將本次會所應交談之問題，多方發現，作有統系之整理，以便報告。
- 一、其餘加談者，亦作同樣工作，以便發揮已見。
- 一、每次問題，於先次會決定，並指定其有關各種書籍名稱。
- 一、筆錄於別會時，將筆錄朗讀，座談員可隨處糾正其錯誤。
- 一、每星期一次舉行時間以下午七時至九時
- 一、參加者不分性別，無入會手續，純自由性質。
- 一、每次座談以十人爲限。
- 一、一月三十日停止加談。

從活躍群發放

歷史是機輪，時代是動力，這樣，便構成
了人類的鬥爭史。

活躍同人為整飭我們的步伍，及清算一九
三一年的過去結束，而準備着以新生的力，來
拓殖和啓發這當前來到的一九三二，在這裏：
寫下我們企希滿讀者大眾的語句。

絕不否認，我們是一羣怯弱的低能者，在
全世界最騷動的一九三一年代裏，我們不能如
我們底刊物名稱，作有力的實際活躍，即使是在
最低限度的文字實質上，也同樣地留下給人
以幽冷的痕跡，而被一九三一的時代尾巴，很
清麗地帶送到冷寂的墳墓裏去，這是損失，時
代的損失，由於這損失，便深觸下廢然與惶惑
的印象在讀者大眾由我們自己底心間。

我們知道新的生命是懷育在舊的胚胎之中
的，沒有昨天，決不會有今天，沒有今天，也
決不會有明天；但我們也相信昨天到底是昨
天，不能代表今天，今天還是今天，又更不能
代表明天，行為才是真實，事實才是真實，是
一切真實中的真實。

在一九三二的開始今日，活躍同人高豎起
大家底右手，一致對視着時代所去的方向，作
如下的誓言：

我們將我們底一切投身在為真理作戰中

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

活躍週報全體工作人

南京宗卷卷西歐

恭祝讀者大眾們的健康！！

寫下我們底生活風景線 某人

這生活，是我們底生活，我們生活在這樣
的生活中了。生活是與人底行為有連繫的因果
的，生活同樣也與人底未來或事業不可視作風
馬牛的那就是說：或種的生活，方能創造出
或種的史蹟。

意識是自我，生活則非，意識若跌落在實
生活裏，那必致被俘虜，惟有這樣的克服，是
莫立真意識。所以一個炭坑裏的殺害，除提著
瓦斯燈的炭礦夫深切領略到外，其餘，那祇是
謊語或騙詞，再，則聳人聽聞與無關痛癢。從
實生活裏鍛鍊自己，由這鍛鍊出來的意識，而
提供自己給時代下的鬥爭羣，無論如何，這不
是一件墮落行為。

我們底祖先——亞當和夏娃的血液裏，使
遺留下反動的原子在後裔的我們胸體內：鑽木
取火，嘗試百藥，巢穴，……以及一切從蠻
荒到文明，從上古到近代的諸種社會形態，科
學進展，俱莫非不是由本質的反動意識所形成
。根據着『發展是對立性的鬥爭』，則更有理
由。所謂實生活，自然也就成爲製造正動或反
動的重要機構。

樓下是印刷工廠，對面則是兵營，從清晨
到夜半，被這兩個不同的集團所散發及顯示的

聲色包圍。印刷機輪旁，立着一個出賣氣力的
粗漢在搖手軸，發着巨聲；一，二，三，……
：四；一，二，三，……：四；一羣跑步的士
兵吼着，尖銳的號，笨蠢的水車，黑鉛字，彪
形大漢，這些構成了我們實生活的四圍風景。
這裏看不到紅粉，白肉，紳士洋大人；也更看
不到如銀幕上演出的富麗堂皇之物享享受；這
裏只是粗笨，純樸，荒涼，硬性的，糙性的，
單調的。

由於這種粗笨，純樸，單調，硬性的生活
，將不能給予這樣生活中的生活者以浪漫意味
和超然情調。可以接受到的祇是壓迫，及有形
的下層階級者底被剝削的呻吟。我們看不到工
人和士兵的對現狀不滿的反抗行為。在每天午
飯後的一個很短促的時間內，工人們找出一個
大皮球來在門前空場內地擲，士兵們爬在高牆
上眺望街景，他們都幽幽然，被傳統的封建主
義英雄思想所麻醉，怨恨自己的命運。特殊階
級的極度享受，在他們的眼中看來，並不與他
們自己底生活相比較，或再進而挑釁起一切不
平等的憤慨，燃燒怒火。

這樣的一個阱，不容許寫詩頌讚女人，當
前的是黑水，石子，灰泥。再次，未有意識的
世紀未來的木然主人，因之，我們的任務，將
更聰識清明的在時代下，在這樣的實生活中。

南京新聞紙鳥瞰

天·白·

一 寫在文前

- A 中央日報
- B 新華日報
- C 新民報
- D 民生報
- E 其它……

三 算作結束

寫在文前

日刊新聞紙之最早者，是在一千六百六十年發行的德國 *Der Casperstag* 新聞，由於社會形體的演進，機械文明的極度展開，目前，全世界皆發賣着各種不同的新聞日刊。

叔本華講到新開紙，說是「反映在壁上的影子」，用這句話來解釋新聞紙的意義，未免太嫌含糊。然而有些人拿新聞紙，當作是事實的報道機關，而不是大眾們底教育指導工具。這更犯了一個將新聞紙視作商品的大錯誤。

現代新聞紙的意義，乃不僅做到事實的報道，更應注意到大眾們底教育問題，這原意，換言之！它底效能，是供給大眾們底「應知」與「欲知」的社會形態和生活的諸種條件。

京城子——南京，被稱為首都，是不久的事。在這不久的短期間中，隨着政治重心的移向，新聞事業也附庸地繁榮起來了。據着最近的京市社會局的調查統計：報社有二十左右，通訊社在三十以上，這樣的一個大的數量，照理說：是應形成一種力的雄姿。然而我們很失

望的，當打開這些新聞紙的時候，我們直覺到這些僅是白紙上印上許多的黑鉛字，從特號到六號的黑鉛字，和拐騙讀者們的不合理的商品廣告。除此，再也找不出其它。但這，却不足以減輕寫這文的意義。

介紹這些新聞紙

找不出什麼理由來將南京這些每日刊行的白紙上印着黑鉛字的印刷物稱之為新聞紙，如果不嚴格的下着苛論，名之曰「地方的記事公告紙」，也沒有什麼不相宜罷。其實能成爲「地方的記事公告紙」，倒也不是一樁壞事。有時遇到關於利害關係者的記事，不刊登，甚或爲其辯護，將黑的寫作白的，那也是常見，幹這工作的這批新聞混兒，（我們祇能這樣稱呼他們）根本便沒有明瞭現代新聞紙爲統治者底公佈機關時代，學者僧侶的通信交換的工具的時代，和商人的商業的企業，政府的御用機關，政黨的宣傳用具等，……：過程而進展到自由新聞運動的時期了。

現在我們姑且從這首都底這些新聞紙中剔出一般人們認爲代表的新聞紙來，作爲本文的批判對象。自然，我們是僅就新聞製作上而寫下我們底意見。

中央日報

這裏是中央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所在地，是首都，必然的，有一個政府和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產生。中國國民黨還沒有做成如蘇俄共產黨的有那樣的新聞政策，用飛機隊將紙版送往十四省的印刷中心，而每日刊行四百萬份，同樣，中央日報雖接受着政府與

黨的力量，並由上海移到首都來刊行，然仍未發展到它應該最低限度的發展級位。

因爲中央日報是一個純粹的機關報，所以事實上它不能遷就自由新聞的真意義。這點，不足詬病。但我們所不能滿意的是，它雖處於機關報的立場，並未施其機關報的效能，這，乃是遺憾！

在新聞製作上，無疑的新聞編輯是最重要了。通常這種製作方針，可分兩類：硬式編輯法和軟式編輯法。用淺近的文語來解釋，即硬式編輯法，對各種記事 and 讀物的配置，有一定的頁數版位，如國內版，國外版，各地版，本市版，以及教育，體育，副刊等版，俱決定在一定的地位。軟式編輯法則不然，他常將本日所發生的重大記事揭載於第一頁的最重要處。舉例實例：十二月十七日，京滬平濟……：各地學生示威，發生珍珠橋的慘劇，若在上海，庸報必放在封面第一頁重要處的，在上海，時報也會放在同樣地位的，然而在首都的中央，新報，等報却放於本京版裏。十一月九日的新聞紙則又不然，這點，是編輯法的不同，也即是新聞人沒有敏銳的眼光。至於分類，硬式編輯法，解釋稱之謂制據主義；軟式編輯法，稱之謂印象主義。

中央日報的缺點，第一在批評上，他隨意間隔着發表一兩篇，並且沒有一個中心理論，他雖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直屬機關報，但他不能利用着三民主義作有力的理論系統，而對各種政治現象，國際演變，社會經濟狀況

等發揮其思想體系，來健全其黨的或主義的在大眾間的信仰。在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那所發表的幾篇，適足顯示其執筆者的膚淺和不能，大公報與時事新報姑我們不論其立場如何，但能把握着一部分讀者而歸功於社評的却是事實，所以社評是新開紙的靈魂，同樣，社評也是新聞紙的代表思想。這點，希望中央日報的負責者和他底下屬機關——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注意到。

其次是在新聞編輯上，這大約可分作四點：收集，選擇，整理，編排。因為在這報社——中央日報裏的工作人員，都是為解決生活的，而主領人又是借這作首級的的工具的原故，所以新聞事業的意義全部失落。既沒有特派記者和訪員分佈在各處，在收集方面祇得仰望路透社，日聯社，國民新聞社，和中央社的資料來源。這是通病，首都的各種新聞紙，除掉名稱不同外，其新聞材料俱是從這一爐裏落煉出來，而分不出異點的。關於選擇，那真是笑話，前次國聯的五項原則章定，中央社竟用通訊稿分送各報社發表，而中央日報也就放上很大的標題刊在重要版上，結果串了一幕中央宣傳部正副部長引辭辭職的妙戲。假定，中央日報慎重的選擇一下，或鄭重地詢問中央社一次，即不致遺外人譏刺的口實。所以中央日報對來稿的選擇上，祇看是否中央社或路透社，國民新聞社的要電或通訊稿，如果是的，那都當作登得住地放心發排了。再次，則是整理與編排了。中央日報的第一張三四版是國內緊要版和國際版，第二張的三四版是各地版和本市版，第

三張的三四版是副刊版和教育黨務版，其餘都是被廣告佔據着的。中國的新聞紙，很受着日本新聞紙的影響，除上海的時報和天津的庸報外，封面第一頁大都刊載着廣告。這趨向我覺得是資本主義階級的相當完成，而造成新聞紙走向商業化的路程的結果。在這點，至少應該創作出一個新的型式，而合乎着感覺的清新的原則。有一次，大約在兩個月前，在同一國際版上我們發現了兩條標題不同而內容完全一樣的新聞。話雖如此，中央日報的整理與編排在首都新聞紙中還能差強人意。如果在十二月廿九日的『大窪失陷』與『新政府人選』兩條新聞上，不昧於某種原因，在編排上分析其重要性，則更能發揮其新聞紙在現社會的意義。

副刊在新聞紙上的地位，一般人都忽略了它，即連現役報社人員也對它無足重輕。固然，副刊版與新聞版相較，輕重自分，但若一味給讀者以乾燥無味的新聞記事，亦頗能令起反感。中央日報的副刊中，以兒童週刊，與社會科學運動是準水平線的增刊，青白為最低級而無聊。其實，在日報中，每天留上一版地位，出一種專門性質的刊物，每星期輪流一次，既可顯示着生動，而又可供給了各類性的讀者底需要，不比現在那青白與大道，以及什麼詩年文藝，橄欖，……等燈床架屋好得多嗎？中央日報還有一個更大的缺點：在報紙本身，它祇注意（？）到讀者『應知』的問題上去，還未，絲毫未注意到讀者『欲知』的問題上去。何謂『應知』的事件？比方，目前中央政府各院部的院長是。何謂『欲知』的事件？比方，

日本現首相友會大費級底路歷，美國好萊塢的電影業的發展史……等是。因為這些『欲知』的問題，同樣也被讀者所需要着。這不獨是中央日報，目前中國的新聞紙能做到的這點，也實在太少。
(下期續完)

蘇俄的強迫勞動

C. Koltovskii 木原著

黃 豪譯

小引——蘇維埃政府只知道強迫勞動——

非利潤的義務勞動——利潤的強迫勞動——在勞動營裏——強迫勞動，傾銷與五年計劃——完成世界革命

最近蘇俄為實現五年計劃不惜用盡心計，暴力在國內實行強迫勞動。究竟牠的理論的基礎在那裏？促成牠實行的環境怎麼樣？強迫勞動在實行中遇到什麼困難？蘇維埃用什麼方法把這個困難克服？強迫勞動對於俄國人民的痛苦情狀如何？強迫勞動對於世界有什麼可怕的危險？法國記者對於五年計劃成功的觀察怎樣？潘加來對於各國的警惕如何。本篇的內容就在解答人人所要知道的這些難題，在敘述中並插入許多生動的事實，讀之殊有噴噴漸佳境之風味。

——譯者

文明的人類，精神上都他自己政治上經濟的困難所吸收，很少顧到波爾希維主義強迫俄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痛苦，然而，對於蘇維埃權力的特別惹人討厭的行為，波爾希維主義並不能制止一種抗辯運動。所以將近一九二九年的中間，教會受了激烈的攻擊，而宗教的信仰問題便激怒了全國的輿論（按蘇維埃反對

宗教，而大多數俄人則信仰宗教）現在歐美是最恐慌最激怒於蘇俄實行強迫勞動的。他們好像忘了強迫勞動的制度和高壓的凶暴手段的運用，是最純粹波爾希維主義的實施。

波爾希維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原則，不客氣的，就是個人是完全屬於國家的。這個原則也就是蘇維埃教育和訓練的基礎。蘇維埃教育主要的意向，就是要使兒童脫離父母的一切影響和禁止——以從他們除去兒童為感嘆——父母對於兒子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有任何反對，儘管是最合法的，或結婚法規和家庭法典，精神上都是以同樣的成見來賡濟一切可以影響個人和阻撓國家計劃的勢力的。此地國家應該是為一切勞動的人而存在的。若個人是受國家約束的軀殼靈魂，那麼邏輯上跟着，個人人生來是不論在何種環境之下，必須做工的。

蘇維埃政府只知道強迫運動

事實上在波爾希維克革命之初，強迫勞動就下過了命令。他的原則曾兩次宣布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莫斯科宣言中，曾登載的「勞動者人民權利宣言」。宣言第三條第六段說：「為消滅社會上的寄生階級，一般的強迫勞動是下令了」。第十八條加上：「蘇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命令全體公民從事於義務勞動，並宣布「不勞動，無麵包」的格言。」

起初這個原則的實施是用來對付有產階級的。一切不以勞動收入為生的人和利用勞動薪金的人，像：有有限公司的顧問，舊時的律師，辯護人，書記，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商業的中間人，有產階級刊物著作人，舊時官吏等等

都是要強迫做苦工的。命令第十條加：「逃避義務勞動的人，須受最嚴酷的痛苦且可被鎗斃。」

我們讀過很多記載的人，記得一切情境一切年齡衣衫襤褸的男男女女所組成的羣衆裏頭的那些慘象，在這些羣衆裏頭舊日商人擁擠着那些派去從事不無效用的勞動的學者，神父和舊時官吏。有產階級的家屬們從夜裏喚醒担任打掃監牢的廝所。因為在當時最要緊的就在從有產階級解除壓迫，就在降厄他們，譏笑他們。但不久為了經濟的急需，尤在重振工廠木場微弱的生產效力和抵抗近郊工人的出亡上，迫得蘇維埃權力不僅加義務勞動於舊時資產階級且加於全體人民，尤其是自稱的地主和一般工人。

一九二〇年春天公布一個命令，設立了強迫勞動的義務，托洛斯基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真理報上說：「制度上將來的發展只是在這種方法裏面有可能，那個方法是以人人都有勞動義務為基本原則的。那些以自由勞動反對強迫勞動的人表示着小資產階級感策的精神。蘇維埃政府支配勞動是依照各人的興趣的；所以大家強迫要做的事，決不致和個人的興趣相反，都是充分適合於他的個性的」依照這個命令的這些解釋，每個人應有國家任意給他的勞動。用做工的方法作成了勞動者的總動員，勞動者依照職業組成工人隊，工人隊結合而成「勞動軍」勞動軍裏有最有力的紀律運用着，每日所給食料是依照各人實行勞動的分量的。我們知道這些妙法並不能達到所希望的結

果。國裏頭的經濟活動漸漸減少，大難就要快降臨了。列寧看到這種情形，宣布新經濟政策。這個政策施行的中間，強迫勞動的原則是放棄了。但一旦史丹林當權，掃除左派的障礙，蘇維埃政府又開始了全部共產主義的經驗，他又從舊時的論據中重新提出義務勞動的觀念來了。

蘇俄當局不但不否認在蘇俄勞工法中高壓主義的重要，而且對之誇揚。不過他們對於義務勞動和強迫勞動，還立了一個深微的區別。義務勞動是一般的公民的。若是不用高壓主義，要想到依照一個精確計劃和向着一個既定目標而設立的勞工組織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Isvestia報上，著名的卡兒，拉德克（Karl Radek）有所論列：「我們從未否認對於落伍階級的代表們實行高壓。為使經濟的農民總數集產化，我們按級階級富農（kulaks）。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來本應諒過，並且我們對此認為是我們國家的大的獲得。但我們絕不企圖消滅這些剝削階級。我們拿了政權以後，已經使舊日的俄皇官吏更生委身於實業了。我們更不希望盡情消滅各級富農。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消滅富農和剝削階級的代表們，是要叫他們負點義務，在適當的情形之下開過財一個勞動的生活」

這個著名波爾希維克人的這些表白，可羨墓地歸納了蘇俄的勞動情境。自由勞動的觀念在此地是不存在的。蘇俄政府所知道的勞動形式就是強迫。這種勞動上獨一的形式，依卡兒拉德克的解釋，是分為義務勞動——這是名義

是年十月九日勞動委員會發布一命令，

上實行波爾希維克信條的工人的勞動——和舊伍階級的強迫勞動的。

我們看，義務勞動是絕對符合於這個政府附屬着的主義並且在結果上也合乎邏輯；但是還有一個使波爾希維克人採用這兩種勞動的理由，這就是希望達到一個現實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著名五年計劃的實現。五年計劃在人工方面，有兩種結果。一方面牠大大增加了實業上運輸上對於人工的需要。他方面牠勢必用鐵的紀律，迫得工人人力用到極度。同時，由於農場的集產化，工廠裏頭的無數工人回到各人的田間和他們因為僱用了薪金勞動者勢將待如富農的家人重聚；農場薪金工人務須代以土地收入的勞動者。要之，五年計畫的實行碰着一個別的困難：工人的移動或「流動」（俄報的語句）。那些工人都願長久在一個相同的工廠，總是時常調換。打算找到工作上生活上較好的環境；薪金住所和滋養。這移動工人的「流動」給實業上某幾部門來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打擊，例如東尼次（Donetz）煤業所受的打擊是。所以為救濟該業起見，蘇維埃當局曾採用過高壓手段。

因此五年計劃施行後不可否認的一個結的（按指工人的移動）已使義務勞動的條例和果律極端加重了。她（那個結果）已經把俄國法工人階級降於奴隸狀態了。

非刑罰的義務勞動

為更好的現狀起見，我們用波爾希維克的命名，並且我們繼續考察那兩種勞動：非刑罰的義務勞動和刑罰的強迫勞動。一九三〇年十

月之初，關於人工方面的狀況，表現着很不合理：政府宣佈他缺少五十萬工人，而同時在勞動介紹所又有六十萬以上失業的人登記，並且受領津貼。工人的「流動」在同時也到了最高度；例如煤鑛業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的上半年，招僱了二十四萬七千七百二十三個額工，而離工的就有一十三萬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停工和「流動」的確有相同的種種原因：歸納起來就是工人找不着和他能力相當和條件過得去的工。為克服他們實行減少停工「流動」的手段。因而發生的嚴重情形，於是蘇維埃當局沿襲他們慣用的法子，偽託新立的法規是工人們自身要求的。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三日（Inzhe）報發表加里尼（Galini）機器建築工廠工人所給政府的一封信主張設立「勞動部」專掌覓備工人的登記。每個工人必須經過「勞動部」做中間人，才可以被僱。拒絕該部擬定工作的工人，得被撤銷食住的憑證，並且在某時期以後，正如同沒有工作一樣，應該要去登記。工人最好是依照個性任用，但若這層不能辦到，他（工人）也可派去做無論何種的工作。工人拒絕或逃避勞動而無「可承認」的理由時，應該取消勞動部的登記。

這些是勞動者自身要求的境遇——實在就是那些蘇維埃加於他們的。工人沒有權選擇勞動的種類和地點。他也沒有權逃避國家所交下的勞動。遠者取消並逐出其住所，視奪用憑證換取食物和第一必須品的權利。換句話說，他已經判處死刑了；因為他完全不能在自由市場得到物料和用品了。

是年十月九日勞動委員會發布一道命令，隨後又有十一月五日 Izvestia 報發表的決議來補充。這個決議的確實行了加里尼工廠工人倡裏所列舉的一切方法。這個命令的條文，如同蘇維埃其他法律，給英國外交總長轉載於本年初印行的藍皮文書（Blue Book）裏面，命名為「關於蘇聯強迫勞動立法的揀選」。後來勞動介紹所改組成為勞動名額的指揮機關。此後工人被僱只能以這個指揮機關為中介。這些指揮機關最先要確保國民經濟上最緊要的部門：像煤工，業金屬工業，運輸業，和建築的大工程等，所必要的人工。

十月九日的命令施行得很有力。中央和各邦的勞動委員會有權把一個企業所已經占有的歷練的勞動者，技師和工程師調到別個性質相同的職位或企業去，或調到地點在別處的類似企業去。此外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一道命令，會確切解釋，只是職工團體的工人和幾個指定名字的非職工團體，才可以到「勞工指導機關」登記。其餘的人便沒有這種登記的權利；這雖然好聽，但又是說沒有登記的人便沒有勞動的義務。

現在那些手段都以克服工人的「流動」為目的。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 Izvestia 報發表一個決議；逃工的，宣告在實業和運輸上六個月內無工作能力的，撤銷吃飯憑證和住宿權利的都視為生產解體的犯人。按照法律，工人中一年中有一次以上未覓代替人而離職或已經換了職了的，以同樣方法對付。這個實際上無異剝奪位工人在適宜於他們的地點勞動的權利。

這個環境還是屬於有特權的勞動者的！沒有特權的呢？不但他們定要實行政府命令做的工作，而且——他們實在常常——要調到最繁雜的工作：像森林中的勞動，木材的斫伐及結筏，道路的建築，貨物的裝運和卸落等。

勞動法第十一條命名為「義務勞動服役公民的召集」規定：「在例外的情形（為戰勝環境或在國家重要工作缺乏工人執行時）全體公民除了自第十二條到二十四條所列舉的例外情形（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和孕婦等）得被召集來執行義務勞動，或以人民委員會之特別決議，或以和該會有關的有資格官吏的命令」。這個權利，政府用得非常廣闊。成千萬萬的男女調到特別勞苦的勞動：這個勞動通常是性質很重要的季節勞動。

最近蘇俄勞動委員會發表一個決議，規定徵收義務工人以供應一九三一年的季節實業，無論這實業是受國營企業節制的，或受合作機關節制的，或受依功用而混合的會社節制的。那些幹結勞工指揮機關拒絕登記的，沒有選舉權的，落伍階級的代表們和中農就被調到這些超出人力的工作。

在鄉間政府主要的從集產農場抽調出更大部分的工人。因為集產農場吸收一切貧富和農業勞動者，並且勞動上大部分利用機器，因此所用的人工遠超出其實際所需要。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波爾希維克刊物「農業社會化」寫着：「一九三一年我們在季節勞動上（伐木運木建築等）較之一九三〇年才需要七百萬工人的，現在需要九百萬以上的工人了。這是鄉

村第一着應交付的這些人工。從這許多最順利的情況看，這些集產農場實現了，農場勞動的機器化完成了，這大部分的人工空着，因此更容易有用系統的方式去利用。據某神調查，集產農場用於農業生產的人工，一九三〇年在烏克蘭不過佔百分之六，在黑土中區佔百分之六，在伏爾加（Volga）中區為百分之六。

依照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勞動委員會，農業委員，國民經濟最高議會和集產農場的中央指導機關的聯合決議，集產農場的份子，都要派去做季節的勞動。勞動委員會的各個機關示知集產農場的各個行政機關以該農場應供給工人的數目，該農場行政機關即指定適當的工人去工作。不服從者，視為違背農場內部的規則。此地我們還知道一個相同的威嚇，意思是：違背者逐出農場成爲一個剝奪一切權利的人，官吏對之不受任何拘束。

於此碰到一個問題：何以蘇維埃工廠團體聯合會對此並不加以干涉而維護工人的權利呢？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就是職工團體差不多全在政府手裏頭。些少留給他們替工人對政府抗辯的權利，在一九三一年正月末尾，以莫斯科議會的批准改組，也漸漸刪除了。這個改革已經變職工團體爲專理監督工人執行政府在五年計劃範圍內所發命令的單純機關了。

這就是蘇俄政府對待俄國工人的情況。回頭想想農民的現狀是否可羨呢？農出集產制度事實上忽視自由勞動，在此地，農民變爲替國家服務的農業勞動者，受嚴格紀律的約束，所得報酬是按件的。在前面的一段，我們已

經指示他（農民）的編制是如何的嚴緊；役使是怎樣的緊張。

所以，在蘇俄，市民無論是在工廠或在農場，事實上不過是國家的奴隸。由此蘇維埃政府爲實行他的愚笨和罪惡的政策，隨他喜歡地使用大批爲暴力和恐嚇而屈服於政府的勞動軍。

刑罰的強迫勞動

現在論到刑罰的強迫勞動。這種勞動，形式上蘇維埃法典規定了兩種：拘役犯人的強迫勞動和放任自由犯人的強迫勞動。

我們研究蘇俄立法的時候，要感覺到清職者和犯人的衆多和法庭上對於他們有權以六個月或十二個月期間的強迫勞動，代替拘役而無須剝奪其自由。翻語英國「藍皮文書」即是徵信。例如，刑法第六十一條：屢次拒絕實行和國家有重要關係的義務勞動的人，處一年以下的拘役或強迫勞動。第八十一條：凡不遵守衛生規則消防規則等等而發生嚴重結果者，處一個月同樣的義務勞動。第一百二十三條：違反勞動法或社會保險者，處半年以下的同樣處分，情節重大時，強迫勞動可延長至兩年。違背勞動團體契約等一年發現兩次者，適用第一百三十四條，強迫強迫勞動。

但刑法上這些和那些別的條文的適用，還不能供給足夠的犯人隊伍去從事於俄國道路河川森林所需用的無拘役的強迫勞動。用來組成這些隊伍的工具，按是格伯島（Gebenou）七按有人譯作國家政治局一所最常加於舊日資產階級和對於集產農場在某種形式下表示反對

的農人的行政罰。

大家不寧要說，蘇俄拘禁或未拘禁的犯人的強迫勞動和別國監牢裏的勞動簡直不能作過比較嗎？別國監牢裏的勞動有一個道德的目的，若工作物是出賣的，那麼這樣的活動，不過限於很簡單的範圍。簡單的說，監獄裏的勞動絕對不是依着一個純粹商業計劃組織起來的。我們就要看見蘇俄政府是怎樣的利用這些行政上司法上可憐的犯人去從事於無拘禁的刑罰強迫勞動。

勞動法第二十三條確定這個使用的條件。爲分配可充用的強迫勞動者於各種勞動之間，組織了強迫勞動的各個專部。按照公例，強迫勞動，除非在犯人住所以外執行，是沒有報酬的，但法庭有特別判決或犯人一切財產皆被沒收者外。薪金也是依照最小標準計算的。強迫勞動的犯人，可被派到非他所住的地方。犯人自投案宣告後五日內，即須到強迫勞動專部，執行部裏的命令，或是犯人受的是行政罰，則自此種通知到達後翌日，即須到部。不到該部或希圖逃避於勞動之外者，應受特別刑罰：特別勞苦的工作，監禁，或更嚴重的刑罰。這些法律上條例上條文的解釋，殊不能包括不幸而罹於刑罰強迫勞動者的現狀和他們在履行刑罰中所處的情境；住宿上可悲的情況，發臭的糞糞，工頭的專制，監督人的殘忍和處罰的苛虐——但尤其是所做的工作常常超乎一個就是健康的人的力量。

在勞動營裏

逃亡的犯人和任何到過俄國而有比俄營裏

勞動者所蒙痛苦的印象的人，他們的報告，使全世界輿論，都深深受了影響。這些報告最先在英國發表的，都給世界各國的報紙轉載了。下面是本年三月不蘭福特 (Erfurt) 在一個貿易防衛同盟——倫敦召集的大會席上的演詞裏把這些報告歸納出來的幾句話：

那些頑固的區域，人口已經減少了。男人們已經脫離家庭被派到伐木工場去，在工場裏未成年人也強迫做，和成年人同樣的勞動。他們若在勞動日程以內，不能完成指定給他們的工作，也要強迫在夜間完成。那些住屋的衛生情況，是很可怕的。臭虫滋生。男女兒童堆在一塊，絕對沒有遵守最低限度的生理規則。食料有黑麵包，一點菜湯和飲用的開水。試想萬千男女兒童以同樣的情境聚集在浩廣的勞動營裏！一切像這類的事，都有憑有據，這些憑據是可以發誓相信的在俄國北部的犯人營裏，有三分之二是女子，要是在這個講壇之前，我應該講些過去的罪，那我還沒有知道詳細呢。我們有了證據，就是那些女子，在此常被監督人強姦，更慘些的，當她們懷孕時，這些惡意和淫佚的可憐犧牲者，便被驅逐到寒冷的森林裏就死，在未死於寒冷和弱病以前一鎗結果的，還算是幸福的。我們還是一輩子安心讓這些同樣的事體遞下去嗎？我們是不是文明的民族？是不是基督教化的民族？是不是天良尚在的民族？

在不蘭福特爵士說得如此有勁的形容上，我要獨自加上最近兩個證據上的幾段節錄，這些證據還是未經法國報紙轉載的。一個是俄國

北部一個德國農夫，發奏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德國人」報上的一封信。一個是擊擊移居法國的一個俄國工程師的報告，這個工程師在巴黎出版的「一九三一年三月六日的俄報」近時新聞」上曾敘述他在北部森林所見，那邊他和幾個工程師爲接收鋸木場機器曾經派過。

大家記得德國農夫的一個生動新奇的事實。我在本報(見去年六月一日的本報)曾經敘述了一些片段。德國農夫在「大加他林」(Grand Catherine) 皇朝來到俄國定居並占據密第(Midi) 和政府迪伏爾加 (Vologda) 的通衢。他們在邊創造了高度文化的那些中心。在俄國農民中，他們是屬於富裕階級。不堪蘇維埃殘暴的壓迫，他們有若干已經能夠離開俄國在別的濱海之區，找到一個新國家，其餘的，迫令組織集產農場。到底，倔強些的，大部或監禁或送到森林裏做伐木的工作了。「日耳曼人報」上所載的一封信是木曼斯克區裏的一個德國農夫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寫來寄給一個德國朋友的一封信。下面是信裏主要的節錄：

這個農夫寫着：「在我們尚未如同牛馬堆在牲畜車輛裏頭以前，氣性暴躁的同志，給他們選擇出來關在監牢裏，有許多不久就染病死了。我們這一組大約有二百人，男人居其大都了。最初幾天，我們連屋也沒有，因為我們在工作完了以後，還要自己建造房屋。我們彼此互相依着以禦寒數日以後，我們的木屋造好，但還沒有預備床，晚上我們只好互相依着睡在光地上罷了。」

「我們分組工作，每組選一人爲首領。早

上到了相當時候，我們在嚴重監督之下，斫伐森林。食物有一些鈴薯，一塊麵包，有時還有魚……那些想在晚上逃走的人，都冒着給監工所殺的危險……那裏規則是很嚴的，捷克式的槍都很少用過。時常還有清一色由富農和反對階級代表組成的新組犯人到來。此地的情形從醫藥的設備方面看，更是可憐。記得此地只有一些女護士。一切病人通通視為假裝的病人。只有病人陷於衰弱不振的時候，才打算給他幫點忙，但是常常已經太遲了。女子住在此地，另外一個地方，勞動和男子沒有兩樣，監督人時常強姦她們。兒童們都脫離了父母：因為要從真正的無產造成新人物。」

現在下面就是俄國工程師所提供的證據（見一九三一年三月六日近時新聞）

「厄拉格爾伐木區自哥爾摩哥里（Yolter-Ovri）起凡八個華士脫（Turek）按每華士脫長一〇六七公里。勞動完全由放逐的人擔任，這些放逐的人主要由農人工人組成。裏頭的智識階級差不多已絕了跡；他們或被槍斃或死於疾病和羸弱……了。那些勞動營都圍有兩重有齒的鋼棧而通以電流。要把我這裏所目擊的盡情鋪敘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實在的痛苦。其中經歷，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唐叔父的矮屋」（按係一戲曲名）的那些佈景，絲毫不像這些營裏露出來的現象。在勞動由黑奴從事地方，還沒有這麼利害，那些黑奴還不知道有這些木屋中這麼可怕的用一大堆人和由人到畜這麼完全的變換，因為人們並沒有加以他們這麼野蠻的痛苦。」

充軍的人，五十人為一組，分組派去勞動。兩合抱大的樹木的地方，跟着才運到車站，漸次才到鋸木場，那裏沒有馬，也沒有汽車。大家只好用兩臂之力去拉龐大的樹幹。每組要拉三個華士脫的距離（計共三二〇一公里）那些人有的給樹木重量壓壞的腳，給繩索傷的手和因赤手勞動而冰凍的指頭。在我前面三個人給砍下來的樹幹壓成扁形，一個點着煙管的農夫給監工打得半體鱗傷。在這些木場裏頭的生命簡直不像真實的。

當我到此不過三天，在厄拉格爾區內的木場和木屋裏便死了九百五十個人。勞動營裏的衛生狀況，令人毛髮聳然。五百個人只有一個護士，五千個人只有一個醫生。這就是六十萬人在這裏頭生活和勞動的狀況了。在木曼斯克區內的情形比厄拉格爾區內的還要來得悲慘。那些勞動營裏的那些二尺來深的地洞，一共可容十個人到十五個人，通通都擠滿了。這就是放置處罰二天或三天拘禁役的犯人的所在地了。……我在哥爾摩哥里時，從烏克蘭到了一千五百名充軍的富農。他們在牲畜車的路上為期凡兩月。其中有二百五十人已經死在中途了。當我逗留於莫斯科，聽說德國工人代表表示想來我國參觀森林中的木場，蘇俄政府藉口路程中有種種困難，拒絕批准了。」

讀了這些敘述，大家知道為什麼蘇俄總立在國聯創設的勞工部的傍邊。該部組織條文的緒言裏，有下列這一段：『等到任何一個國家不採用真正合乎人道的勞工制度。障礙了其他國家在各人國境裏改良工人狀況的努力時，重

要締約國激於正義和人道的情感與乎確保永久的世界和平，須協議對策』

因為大家很知道內幕，所以這麼不合人道的勞工制度，也絲毫沒有引起國際聯盟的干涉。「國民評論」報主筆馬斯先（M. Massee）有過下列的話：「國際聯盟的份子，都贊成由政府主持放棄萊里白利亞（Liberia）北非共和國和聖露討賊的奴隸制度。然而在歐洲不是有一萬三千八百萬的人類，受了奴隸的慘痛；蘇俄所施的殘暴，是舉世共知最厲害不過的。但是，人們並不惱怒也不抗議。」

強迫勞動，傾銷（Dumping）與五年計劃

蘇俄在他的主義和殘忍行為由下所加於俄國人民的強迫勞動，不僅是對於自之觀念，人類尊嚴，簡言之，即就是對於構成文明之類道德法典的人道思想的一個挑戰；並且近來他還釀成了一個實在可怕的危險。

請先從經濟方面看。我們曾經說過，俄國的強迫勞動是實行五年計劃的工具。五年計劃的目的，即在把俄國極度的工業化達到能和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競爭並能和他們在經濟潮流中拚個死活。為掃除資本主義國家的優勢，要在世界上把原料品農產製造品以很低的價格賣出去，簡言之就是要重行傾銷，有沒有最好的方法呢？這在自由勞資，工人工資照常態，和大家的社會負擔很動政大家都贊成競爭的國家，是不可能的。要賈給低價的出賣——例如出賣木材——最要緊的是減成本。為要節減到極端，於是波爾希維克

現府肥到可怕的奴隸狀態，叫他們拚命勞動，節他們一點報酬，或竟完全不給。

去年年稍，瑞典報紙痛恨瑞典市場的消滅由於俄貨的輸出。下面是 (Stockholm Tidning) 報所載：

木材市場的現狀離滿意之期尚遠。這些都造由於對俄貨競爭的失敗。假如俄貨的競爭經濟上看是完全公平的，那我們不配抵抗這個競爭。但實際上這個競爭原來是一個明顯的傾銷。俄國爲想立刻得到多量的外國貨幣，居然不顧一切關於成本的考慮，並且他們以那些價格出售他們的木材，這些價格必然的予勞動狀態如常的國家的工業若干嚴重的摧殘。

「去年年稍真理報 (Truth) 上有一篇長文建議在木材輸出區採用強迫勞動。

「一月九日紅加列里報 (Gazette) 報發表的加列里政府的人民委員會的命令，訓示迫令大家服從這個建議的法子。這個命令交予行政委員會，限一月十日以前派遣適宜於伐木勞動的人民到各個木場，富裕的農民到一月十三日尚未服從者以武力對待。

『要之：中央商業機關也命令不賣食物與一切適宜於勞動而不在森林中從事強迫勞動的人了。據芬蘭傳來的消息，強迫勞動相同的總動員在蘇俄別的許多地方也實行了。先是恩格爾里 (Engel) 和加烈里兩個地方，就有一萬五千人被送到俄國北部的森林中去。那些充軍的地方。像黑海中的索羅呼基的規則，是特別殘酷。索羅呼基裏頭被拘犯人的數目，光是逃了出來的，有時就有四萬。

瑞典報紙又說：「要是這樣勞動的方法，普遍地用在俄國木業上，那自然是不容易辦到的。但是我們所知道的，也就可以在這些事實上引起全世界文明人類的注意。國際勞工局有一調查於此。各個進口國家應該明白，用他們的力量去扶助勞動手段和外國不同的本國實業對於自己是有利無害的。有幾個國家早已訂好法律來防禦因強迫勞動的產品而致的市場消滅了。美國關稅法防禦犯人製品的輸入，英國自一八九九年以來也有同樣的立法。所以把俄國木業的勞動狀況確實地鋪敘出來：是於英美有利的。」

嗣後來了無數靠得住的情報整信了。這些調，增加了不安狀態。這些新的信證，又從那打集中勞動營逃亡出來的犯人和已經越出俄境不願再回俄國的蘇維埃官吏，湧出來了。這些信證的符合恰如他們信證之絲毫不容置疑。這些信證又從美國特約通信得到證明，就是說美國政府還沒有發現這些名詞，但他已經斷定這些宣白是絕對可信的了。

蘇俄政府曾企圖否認這些事實；但他並不給他的這些否認一點兒證明。從下面的這段事實就可看出他說謊的疏忽：人民委員會主席莫羅多夫 (Morozov)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蘇維埃第五次會議的演詞裏表示出很顯明的態度，說是北部森林裏的勞動要完全自由勞動者去做，強迫勞動是絲毫不加於此等區域的。但同時有權威的俄報又載蘇聯政府致法庭的一封信，建議對於犯人如何以強迫勞動的刑，以供給北部木業上所需的人工。

蘇維埃的衝動是否光是要用不公平的競爭和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作經濟上的鬥爭呢？對於這個世人皆知目的，他們尚有連連的其他目的在。這就是如同瑞典報紙所說，要得到多量的金幣資助他們在各國的宣傳。五年計劃，強迫勞動傾銷，一切都看眼在一個浩大的政治計劃。世界革命計劃和蘇維埃活動的水火鴉的的實現上面。

完成世界革命

蘇俄在國外市場盡量賣出大宗農產品和製造品，企圖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阻礙那些國家裏的生產和商業，在那裏產生停工和窮困，簡言之，就是企圖造成利於政治恐慌和革命運動的局面。

時報 (Le Temps) 寫着：「目前的情形是很簡單的，雖然全世界的生產以經濟恐慌的結果，數量大大的減少，並以停工的存在，構成了若干國家公安上的危險，但蘇俄則以禁止自由爲手段，大大的增加生產。……蘇俄當局眼中的傾銷，是準備波爾希維克的宣傳尚未煽動成功的世界革命的一個手段。

『最近德國許多實業家到了莫斯科。他們的行程，主要無非爲的是履行定單；但他們還有意觀察五年計劃和強迫勞動將來對於德國經濟必有的間接結果。當他們收到定單有三十萬萬馬克時，他們趨於樂觀，而獲利的憧憬也中止了他們精神上最合理的恐懼。但這個危險，對於凡不是閉着眼睛的人，有憑有據地顯現着。此地是打莫斯科回來的一個知名的法國人在一個大報上發表的印象記：「俄國就要打算一

「不是年的問題，差不多是月的問題——把像英德兩國大部依靠對外貿易為生的國家使之破壞，並陷於無秩序的狀態了。」

『本報（指時報）讀者知道，依我前回在此發表的研究，我不相信五年計劃的成功，更不相信人民委員會主席摩羅多夫（Molotov）演說裏面所說的十年計劃的成功。五年計劃不能成功，因為蘇俄缺乏使經濟活動得到結果的情境。雖說現時外人給他們很大的助力，但是情形還是依然故我。羅桑尼（S. L. Guenne）在一篇標題為「在技術的努力之上，還有文明的法律」的妙文裏說：『五年計劃不能成功，因為他違背了進步，安定方法的原則，生存自由的原則，甚至於脫離了使近代社會進步繁榮的一切的基礎。在分析原料的機械和技術的上面還要發生動的心靈和活潑的技巧』』

但假定五年計劃一定並且完全成功而又不成世界，那麼相抵償的，那些目前實現了一部的試驗，在深深感受了經濟恐慌的文明國家，便產生了經濟和社會的平衡上可怕的危險。蘇俄確乎知道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實行他們政策和煽動騷亂的困難：這個於他們是最好的刺激，鼓勵着他們更固執的。

潘加來（Raymond, Poincaré）在蘇聯莫斯科的論文「蘇俄之囚籠」上寫着：『蘇俄想用增長增高的經濟困難把騷亂和分裂帶到其他國家使他們不能設法防禦了。……說是各國還是彼此陰謀未釋，互相分裂，決不能共同預防威脅彼等的危險，是很難證實了。』

本文譯於法文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
該刊出版凡一百一十年為法國最著名之半月刊

日本在滿洲之支配的勢力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土木

- 一、滿鐵會社的組織和沿革
- 二、經濟上的經營
- 三、文化上的經營

帝國主義在滿洲之支配的勢力；其最高的統治機關是關東廳，但是，壟斷滿洲之生產，教育，獨佔滿洲市場，資源，和一切利權的還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會社，在異民族支配和領土合併等等的經濟的政治的目的下，使滿洲日趨於殖民地化；在經濟的關係中顯明的帶有了政治的性質，並為保持已獲得的利權和擴張其侵略的範圍，遂有直接的採用武力手段保護之必然的趨向。九一八事件的發生，就是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必採取的方針之一。帝國主義者在滿洲二十餘年之不斷的侵略，和其壟斷經營的滿鐵會社是同一長短的歷史。九一八事案的爆發，只是這歷史進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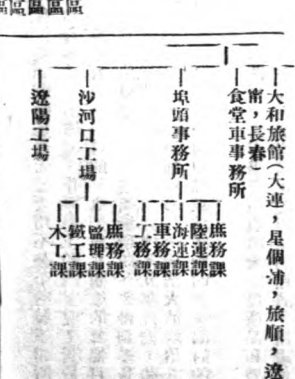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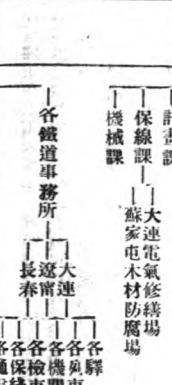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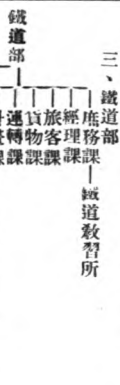
一階段而已。

一、滿鐵會社的組織和沿革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設立，係依據一九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九月發布之法律第十七條和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六月七日敕令第四百二十二號，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設立公佈，採官商合辦制，於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四月一日成立，設本社於大連，東京設有支社，同時開始鐵道及其它一切事業的經營。即是開始了其在殖民地的有計劃的侵略。其組織之系統如下：

一、社長 下分文書課，人事課——育成學校，審查役，監查員，秘書役，能率系。

二、庶務部 下分庶務課，社會課，調查課，及各事務所（紐約，上海），各公所（北平，遼寧，吉林，鄭家屯，洮南，齊齊哈爾）



四、地方部

地方部
庶務課
地方課
土木課
建築課
學務課
衛生課

各地地方事務所
遼陽，瀋陽，鐵嶺，開原，四平街，公主嶺，長春，安東，本溪湖。

滿洲醫科大學
醫院

專門學校
教育專門學校
工業專門學校
附職業教育部

中等學校
各圖書館(大連奉天)
大連工務事務所
衛生研究所(大連)

五、興業部

興業部
庶務課
農務課
商工課
販賣課

農事試驗場
獸疫研究所(瀋陽)
地質研究所(大連)
滿蒙物資參考館(大連)
中央試驗所
試驗課
研究課

公主嶺(本場)
撫順城(分場)

六、經理部

下分主計課，會計課；購賣課；倉庫課；支庫(遼甯，長春，安東)

七、東京支社
內分：庶務課，運輸課

鮮滿指導所，經理課，東亞經濟調查局。

八、撫順煤礦

九、鞍山製鐵所

十、哈爾濱事務所

十一、技術委員會——技術研究所

滿鐵會社事務分掌現程(一九三三，四月)

據上表：足見滿鐵會社在滿洲所經濟的事業範圍的廣大，它掌握着全滿洲經濟的和文化的命脈。其二十餘年來所經營的事業，可分以

下兩個部門：
(一)經濟上的經營——產業，礦產，牧畜，森林，交通。
(二)文化上的經營——學校教育，文化宣傳。

二、經濟上的經營

(甲)鐵道

1. 鐵道

滿鐵會社於一九〇七年接管之鐵道綫，為大連長春間，旅順綫，柳樹屯綫，營口綫，烟臺煤礦綫，撫順綫，安東遼寧間輕便鐵道，合計為六百七十哩七十七。滿鐵會社鐵道至一九

二六年中，計有大連長春間之韓鐵道三百一十七哩五，周水子旅順間三十一哩六，大石橋營口間十三哩九，烟台烟台煤礦間九哩七，渾河柳樹臺間二哩五，蘇家屯撫順間三十二哩九，孤兒屯千家寨間四哩及蘇家屯安東間一百六十一哩七之各支綫，合為六百九十四哩八。此外大房身柳樹屯間之未開業綫三哩六，合計總延長六百九十八哩。
■車輛 茲一九二六年末，計有機關車四百二十七輛，客車類四百二十四輛，貨車類六千六百三輛。
■停車場 滿鐵初期，本線停車場三十五，安奉十三，其他支綫七，建築物及設備，均不完全。其後增築修繕，逐次增加。至一九二六年末，所有停車場(包括信號所，聯絡所)計有本線九十三，安奉線二十七，其他支綫十三，合計共一百三十三所。但此數內遼寧，四平街，長春，遼陽，皆為大規模之停車場。其電氣，通信，信號，保安等等設備，均極完善。

■代理經營鐵道 滿鐵除本社所有的鐵道以外，並代理經營朝鮮鐵道及吉長鐵道(中華民國國有)(朝鮮鐵道代理契約已於一九二五年取消，現仍歸朝鮮總督府管理)

2. 倉庫

倉庫營業為鐵道副業之一，滿鐵於一九一一年起，根據所頒布之倉庫營業規程，先於大連及沿綫主要十六驛站，開始倉庫營業，迨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設施「大豆混合保管制度」，「鐵路沿綫實施共同保管制度」，營業範圍即形擴張。一九二六年度計有倉庫所數三十三

所，倉庫總棟數共一百七十七棟（總面積約一三三，一〇〇坪）又安東貯木池一所，面積約為三〇，〇〇〇坪，大連野積場二十二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平方米坪約七〇，〇〇〇坪）。

■倉庫營業種類 1.普通貨物之寄存 2.由會社鐵道運送之寄存 3.寄存物由會社鐵道運送 4.倉庫之貨質 5.寄存物之運送管理，買賣代金手續費，通關手續，火災保險，海上保險及其它寄存物關聯事務。

3. 工場

一、沙河口工場 工場在大連郊外之沙河口，於一九一〇年開始作業。

■設備 工場全面積約六十萬坪，內工場敷地約三十六萬坪，社宅敷地約二十四萬坪。工場建築物七十三棟，約為一萬九千坪。

■職工 工場職工，在一九〇七年計日本人一八四八人，中國人六七六八人，合計一八六〇人。歐戰時（一九一八年）日本人二二〇五人，中國人三二六〇人，合計五四六五人。嗣後事業範圍縮小，職工減少，至一九二五年只有日本人一〇六〇人，中國人一〇九六八人，合計共為二三六五八人。

■工場作業 工場從事於鐵道使用之機關車、客貨車製造修理，及一般鐵道諸機械用品之製作。

此外最主要之作業為瓦斯，電氣，及為煤礦煤鑽，木材防腐場，鞍山製鐵所，本溪湖煤礦公司，大連機械所等處各項機械，設備等之製作。大連油脂工業會社之油製造裝置，三井物產豆油裝置，亦均該場承辦。

二、遼陽工廠 專事修理機關車，客車貨及機械零件等。

4. 旅館

滿鐵會社所經營之旅館業（設為沿線旅社食住便利起見，各主要車站均有設立。）由客中鐵道部旅客課掌管。計有下列各所：

- 一、大連 大和旅館，一九一四年開業。
- 二、星洲 浦大和旅館，一九〇九年開業。
- 三、旅順 大和旅館，一九〇八年開業。
- 四、遼南 大和旅館，一九一〇年開業。
- 五、長春 大和旅館，就原東清鐵道長春俱樂部改建，於一九一〇年開始營業。

六、津助旅館 受滿鐵津助其資金之旅館，其主要有計有下列幾處：

- 遼甯：名古屋旅館
- 遼南：悅來客棧
- 湯崗子：湯崗子溫泉株式會社
- 熊岳城：溫泉旅館
- 五龍背：溫泉旅館
- 安東：安東旅館

（未完）

北方的一般

吳永在

——在文化方面的考察——

1. 前言——地理上的「北方」
 2. 遊歷中心
 3. 新聞紙
 4. 大學城（教育區域）
 5. 文化團體
 6. 出版物及出版機關
 7. 書店調查
 8. 民間（社會狀況）
 9. 統計
 10. 結論
1. 前言——地理上的「北方」
- 在一幅中國的地圖上，在北緯三十四度以

北的地方，這叫做北方——意思即是說中國的北部，但通常是叫做北方的，在習慣上這已然是通用於中國人底文字和語言間，所以「北方」這名詞，在聰明的讀者前，我想，是不須乎再加以解釋的了。

在北方，在這廣大的區域內，三分之一的中國便在這裏面。在這裏面有一萬萬以上的人生活着。

在以往，這兒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但是在社會，經濟情勢轉變了的現在，首先，她便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文化，因為其經濟的基礎的動搖，不得不也隨着經濟情勢的轉變而轉變了。於是，由既成的文化中心——北平琉璃廠便移轉到上海的四馬路。上海因為經濟的發展而也發展了新興文化了，而成為這文化落後的中國底文化中心；北方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社會經濟的變革，質言之，由於文化中心旁落，她實際上是成了所謂文化落後的國度裏底落後文化，這個，已然是一般的事實。

現在，在這篇短文裏，便是要對這個事實——「北方文化」下一個簡確的考察，順便，也想在這篇短文裏，廣汎地談到北方的一般狀況。

但是一切將是一個很粗略的記載。

2. 遊歷中心——北平
- 在一九三〇年的一年內，就有四個（？）遊歷團體到了北平，三個由太平洋的那一邊美國來，一個來自東洋的日本，其他個人的遊歷還不在內，但平均每星期總在十八人以上，這固不

確實的統計，我們仍然可以在六國飯店，北京飯店的旅客簿上找得出根據來。這些，均足夠證明北平在遊歷的意義上，在國際間是佔着怎樣地位的，就條件說，她是有作東亞細亞底一個遊歷中心的資格的，因為她底歷史上的遺跡，她底宮殿式的建築，與有考古價值的古物都可保證了她這榮譽。在東亞細亞是再沒有一個地方是有她這一份資格了。

所以，在北方，在中國，在世界，北平都有她底特殊的地位。在
當南京成爲政治中心而上海成爲經濟中心的時候，北平在政治和經濟的意味上，是一點也不重要，但是，她在中國仍然是第二位的都市；她底居民還是在一百卅萬以上，她的所謂凋落，實際上只凋落了一個政治中心的虛名。但這對於北平一點也不重要，和她在政治經濟的地位上是一點也不重要一般，她底現狀的延續和未來的繁榮路線，都將向遊歷中心這意義上去求發展，去促進和維持她底在國際間的地位。

假如，北平文化指導委員會能努力幹下去，而民國二十四年的實業博覽會又能如期開幕，那時北平又將給我們以新的觀感是無疑的。

北平現有的遊歷環境，調查如下：

1. 故宮博物院
2. 古物陳列所
3. 歷史博物館
4. 頤和園——萬壽山——昆明湖
5. 西山一帶（湯山，玉泉山……）

6. 港口——先農壇
7. 天壇——先農壇
8. 景山，三海及什刹海
9. 頤和園

福建泉永教育界

成立普及教育委員會 林競志

說到晉江的教育界，在最近已經是換了新的人物了，但是能不能有新的事業出來，新的成績顯示給人們，却無從使我們預定，我們只期待着期待。

這晉江的教育局面所以能推進到新的境界，便是我們這晉過十月進境生活的程廳長刷新發展的計劃。在十月間，他因主持全縣運動會事，跑到閩南來，跑到晉江來，那時候，全縣教育人士一方面目睹一個教育局弄得這麼不生不死，使全縣教育事業弄得一塌糊塗，一方面看見這以教育爲懷的廳長來了，認爲是解決這事絕妙的機會，於是在盛大的歡迎之後，進而要求解決這事，在那個時候爲了程廳長固執已見，說：「……用人行政，自有我自己計劃，用不到你們越俎代庖。……任不得已時，甯願犧牲晉江教育，決不肯犧牲我一己意見。……」（在歡迎會中演說）。幾幾乎掀起學潮大波，後經黨軍名人幾度竭力調停，才免此潮，但大家爲了教育自身，爲了晉江全縣的教育，都很誠懇地堅請早日解決。使晉江教育事業早有刷新之望。廳長看全縣教育如此，才表示着俟返省時從速解決，至是，大家認爲願覺完滿了。

在旁觀者看來，在我想來，或許他親身到過晉江，觀察過晉江的情形；或許他親眼見過他用的這人這事不得當；或許也看到了全縣教育人士的氣象；更或許他覺悟到不應固執成見；或更許……所以在抵省後不久，我們便聽到關於調換這個教育局的消息，許是兩星期前吧，便來了一通命令，去了吳股恕，任督學賀騰爲代理，現在則又另委湯文華爲代理，賀仍爲督學。這麼一來，晉江教育局鬧了整個年頭的風潮，到這時候可以說是風平浪靜平安無事了。

還有，泉州自從陳旅長國輝接防以來，一般前在晉江教育界辦過事的，說是要發展教育，於是集合組織個「泉永各縣促進義務教育委員會」，一面準備實施義務教育，同時謀各縣教育之發展，組織不久，正在進行中，這程廳長來了後，想到這個名稱之狹小，工作範圍也不大，便主張改爲「泉永各縣普及教育委員會」，此間教育人士，均表贊同。所以他歸省不久，也就來了一個熊黨高，再不久，就委四個委員，陳銘（前義教主任）劉慶平（鄉師校長，前廳長秘書）。吳玉德（南中校長）和熊黨高，陳銘爲委員長，其餘由各縣縣政府教育會和教育局各公選一個，成爲七人，現僅教育局公選南安局長吳春晴，其餘則尚未選出。

這個會，經已昨日（十二月一日）在縣政府禮堂開成立會并委員就職典禮了。各縣人士，集合一堂，是多麼熱鬧！據他們組織大綱上擬定的應辦之事項：

1. 關於寬籌各縣教育經費事項

2. 關於推行各縣義務教育事項
3. 關於推行各縣民衆教育事項
4. 關於指導各縣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改進事項

5. 關於指導各縣教育學術研究事項

6. 關於福建教育廳委辦事項

綜觀上面兩件，的確泉水教育界是造成了新的局勢，但究竟能不能有新的成績？能不能把泉水的教育普及？能不能依照他們的步驟？循着教育便則去進行？誰也不敢預料。且看將來吧！現在，我們只有期待着期待。

南京的地皮

林文英

住在南京，若多往幾個地方玩玩，多看些腳下的泥土，他會發現，造成這南京地皮的，是有好幾種不同的成分，當你去鍾山謁陵的時候，或清明節到雨花台湊熱鬧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附近起伏的丘陵，都帶着紅色或紅棕色，這紅色的泥土稱紅砂岩。牠本來是整塊的砂岩，後來因為受風霜雨雪的影響，把牠破碎了，造成今日砂粒狀的泥土。這種砂岩，含着鐵質，因為受氣候的影響，鐵質被養化了，變成紅色的養化鐵，這就是紅色的來源。

清涼山自來水工程處，也可以發現同樣的砂岩。這種砂岩上面為黃土所覆蓋，與黃土相接之處，比較疏鬆，愈下便愈堅實了，現在他的下部，是用作蓄水池的池基。

凡是紅砂岩所在的地方，都是不宜灌溉的。

附近，有人用來種麥及花生，但是，地力好的是很微弱的。

假如你是從下關進來的，將進京城的時候，你總可以看見，中山路是穿過一座山而成的。這座山，如其說是山毋前說牠是一座泥堆為妥當。因為這山都是泥土，從頂至脚，找不出一顆大石頭來。

因為牠是黃色，所以稱為黃土，清涼山，獅子山和燕子磯下面的幾個小山，都是這種黃土做成的。

你絕不要以為一種黃土造成這許多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河南陝西山西一帶的中原地方，整個的大地，都為這黃土所遮蔽。數百尺而至千尺以上的黃土山，簡直不算一回事。現在西北的人，鑽黃土穴居的，還不在少數呢！

黃土是中國地質上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因為牠分佈很廣，所以來源很是複雜，據研究的結果，有風成和水成兩說。南京的黃土，是水成的？還是風成的！現在還未斷定。

黃土上面，叢生着茂盛的野草和竹林。牠並不見得疏鬆。因為在三牌樓的附近，山上還蓋了許多洋房。

你若到湯山去洗澡，過了孝陵衛，沒有到青龍山的中間，你可以發現白土。這種白土，中國人稱為高嶺土，外國人稱為中國土。因為這種在中國很多，很有用，而又常在嶺上，江西景德鎮的瓷器，就是這種白土，不過南京的質地，沒有江甯的好。

這種白土，是火成岩經過風化以後的產物。

麒麟門的火成岩，為深成的侵入體，在南京是最大的火成岩，在南京地質史上，是比較很重要的時期。

白土的地力，更是微弱。斜坡上只生些青草，低谷處種些小麥。不是一個灌溉區域。不過若加以開採，或有供給建築石料的可能。

除此而外，便是黑土所造成的平原，你到棲霞山去也好到江東門去也好，住在城裏也好，你所踏到的地方，都是這種黑土的平原。

這種黑土的平原，當然是近世期的長江沈積。我是受植物動物的滋長腐敗而變成黑色的。

黑土的功用很大。城內因為都市關係，自然是用以建造房屋，城外就可以種稻作了。而且地力非常肥沃。

綜觀以上各點，我也就可劃南京的地皮為紅黃一黑四大區。鍾山以下，雨花台以南，及清涼山南部應屬紅土區。清涼山的中部至獅子山應屬黃土區。麒麟門一帶應屬黑土區。其餘的平原所在地，即為黑土區。故紅黃白三區多屬小丘或斜坡上。

論到時期，當推土為最老。紅土次之，黃土更次之。黑土為最新。

所以我們研究學問，不一定要從書本上取得。若將宇宙的一切事物，加以精詳的觀察和紀錄，再用學理加以解釋。就成為一個很完備的學問。

我們治學，要注意新事物的紀錄和發現，大學裏的功課，不過訓練我們如何去鑑別，如何去解釋罷了。

毒質流佈

福建通訊 林說志

在福建，聽說有『不治之城』的稱號，所以老是弄得這樣糟，以前的官僚，政客，軍閥……：都是大批，使整個的福建弄得水深火熱，此外還有人民沒有自覺，加之一般包攬捐稅的土劣，實行強迫，因此在別處別省也許是禁絕的毒物，一舉業一而福建却可以大種特種，尤其是閩南諸僻地來得利害！

現在已是進到罌粟下種的時期了，所以我依樣會看見那毒藥般的罌粟從大地上萌芽，有的已是絨情成尺高大了。同樣，我們也曾經過看過那『禁』的命令隨着萌芽。從理論上講來，是兩相反的，是不相入的，但我們却可以年年看這幕把戲。

今年來，我們所看到的，不僅這樣，且有和以前不同的，在南門外竟有異乎前的佈告，安海（距城六十里，通廈的孔道，現有汽車路。）土地量丈處所謂『……爾耕爾種，毋怠毋荒，……』的佈告！這非驢非馬的明文，究何所指？聰明的人們！想大家早已了然於心。

唔！由這樣證明，我們可以明瞭，對於這毒物的辦理，是雙管齊下的，規定了納稅的數量（每斗種三十元）還不夠，還恐人民躊躇，所以又來了明文，然而他的用心亦可謂苦矣！

我們掀開歷史，中國對外締結不平等條約的開端，便是南京和約，而和約的禍原，便是屬於鴉片至烈的鴉片了。所以我們現在聲聲

吶喊『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努力在幹所謂革命的工作，須得先感覺到，把這麻醉的毒物鴉片，先行禁絕做起。

鴉片是麻醉之魔，是病人之物，流傳所至，必致亡國滅種，而同時也是我國外交上失敗，內政不修，土匪充斥，奸佞橫行的主要原因。這任何人都能知道的。然而在這個時候，——革命政府統治之下的時候，却還是有這禁者自禁，賣者自賣，拒者自拒，吸者自吸的現象！

近十數年來，我國人民因不能自覺，吸食鴉片而致破家蕩產的，非常之多，因此社會的經濟基礎益動搖，這種的危險，實在使我們不寒而慄！

最近，中央在那兒明令着一年禁絕。這，我們雖可以明白，政府對於這毒物的決心，然而在一年內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實在不敢想，我們只看過去，政府三令五申的誡諭，和雷厲風行的禁止，各地黨部進行戒毒運動，而所得的效果又是怎樣？所以這很短促的期間裏，我們實在不敢希望。

現在，我們要國強，我們要雪恥，我們須先把『東亞病夫』的徽號換回強壯優秀的民族。這正須要全體的民衆能真正的覺悟，一致自動地來和政府合作，切實地進行，那麼我們禁煙的目的才能達到。

最後我們不要忘記林公拒毒的遺訓：『鴉片之毒，甚於洪水猛獸，天下萬世之人，斷無有以鴉片為不必禁者，……此禍不除，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鴉片流毒

內地，如癩疽流傳人身，癩疽生則漸以成膿，鴉片來則漸以致寇……：必須將鴉片煙銷除淨盡，乃為杜絕病根。福建，晉江公學。

一話

半月召集國難會議

儲夫

總算袁諸公於政治熱之餘，仍念到所謂倭奴犯我大中華民族問題，小民實不禁額手稱慶焉。

耳畔聞來，恐出諸不肖之徒之口，云及此次一中全會的議決案——半月召集國難會議，乃面子覺得太過不去，而遺會說開話的民衆們抨擊的資料，所以特地補這麼一條議決案，來掩飾那些『甲要鐵道，乙想財政，給丙安插一個交通的分贓把戲』，而官民彼此關關顧顧面子，所謂以壯觀瞻云云。

鄧演達之死

風子

有人問我：『中國是法治國麼？』我答：『是』，又問：『中國有法律嗎？』我答：『有』，那人一言不發，回頭就走。我那時心中覺得奇怪，就用戲台上的聲調，拉長了嗓子叫道：『說話的，你……與我……回來！』

那人果然回來了。突然地問我道：『你知道鄧演達死了嗎？』我說：『在報上看見，他是死了』。那人道：『然則你何以說中國有法律呢？』

我覺得他這兩句話缺少聯貫性，無法回答。他又繼續說道：『鄧演達犯的什麼罪？該死

不該死；這都是另一問題，我們先不必去研究他。我們要研究的是誰叫郭演達死的？報上說郭是受的軍法裁判。我們知道一個法治國家，除了最高權力機關依據法律宣布戒嚴以外，所有普通人民，無論他犯的什麼罪，均應交正式法院依法審理。我們所住的南京市，彷彿未聽見下過戒嚴令呀！郭演達既非現役軍人，何以要受軍法裁判呢？我們國家現行的四級三審制度，何以郭演達便沒有上訴的權利？聽憑那些軍閥們胡亂殺了呢？殺一個郭演達不要緊，法治國的金字招牌，輕輕地便被打破，這是何等痛心的事呀！這樣暗無天日的胡幹，還能希望收回領事裁判權嗎？

我聽了他這一大套話，我纔恍然大悟，不禁噴哧一笑道：『先生，消消氣吧！你只知道一個郭演達死於軍法，你可知道一二年來，由所謂首都衛戍司令部送到雨花台去的人，有多少呀？你何以不替他們說話呢？不是有點『少所見多所怪』嗎？我所謂中國有法律，就是這樣的法律啊！』

南京酒菜館老闆

編民

『甲子一冲，乙丑一尅，南方丙丁火，金生水，哼！你先生今年年底，來年年春，是交運脫運的關口，在這個交運脫運的關口必蒙貴人扶持，大財不發，至少三千到五千的小財要來的啊！你先生別皺眉，我張鐵口走江湖有三十幾年，從不奉承，靈不靈當場試驗，確不確過後方知，不靈不確，我張鐵口的招牌隨你先高興！……』

馬四海從夫子廟測字攤回到店裏不到三天，電話便不停的響了。

劉委員，二十四日午刻 西花廳 四席

上等的加烤 王部長 二十五日申刻 東樓 六席

××××××××××××××××××××××

××××××××××××××××××××××

××××××××××××××××××××××

××××××××××××××××××××××

××××××××××××××××××××××

××××××××××××××××××××××

××××××××××××××××××××××

××××××××××××××××××××××

××××××××××××××××××××××

××××××××××××××××××××××

××××××××××××××××××××××

××××××××××××××××××××××

××××××××××××××××××××××

××××××××××××××××××××××

××××××××××××××××××××××

××××××××××××××××××××××

××××××××××××××××××××××

××××××××××××××××××××××

××××××××××××××××××××××

××××××××××××××××××××××

刀口上的蜜

銘竹

一面銳利的刀口上，封上了重蜂蜜；白白的，自然是甜滋滋的。無數的舌條；男人的，女人的，鮮紅的，焦黃的，灰白的，顛狂在愛底搖籃中的，彷彿于殘照中之墓道的，以及跡疑配諸狗的嘴中的，或尖敏像蝮之蛇類的；都一齊向着這伸來移動。

眼珠在眼眶中流轉搜索的聲音已經沒有了，因為他們個個都找着了這一重，兩重，三重

：濕滋滋的，甜的蜜。他們熱烈地滿意于這七重蜂蜜於他們為罕有的富饒，闕氣，光榮；如果一齊能被他舌條捲去。

浮上在每一個舌之主有着底靈魂上的，是一掬鬆酥的笑，夠消魂的；然而却不敢絲毫洩露在臉上，怕這會給予他的收穫上不利。

于是個個都疑着眸在思索像一個深慮的哲人一樣，並且有些已在操練流動他們的舌條。彷彿是魚的唧噥，如果你留心這時的聲音——唯一的聲音。

接着便是實驗，由許多的「志士」們先開始。整齊勻鋪的蜜，已呈了凌亂參差的齒狀；但至足驚駭的，是蜜的面上添了些紅的，紅的，像朵花，像是另一種蜜。

血：血：血！一種顏料的叫喊，掀起數不清的絲亂，嘈雜，混和着爭罵，冷笑。聲音與糾纏自然是越發的高。膽小的已經將嘴緊緊地閉攏，舌條安放在裏面。一切無恙，除却心頭像獵者狂追下的小鹿般的惶恐的跳。

但是餘多者却是夠怕人的。因為在昏忙的一瞬間；不知誰的舌條給貼上課的而破咬去了，誰的舌尖又給誰的衝撞致碰上刀鋒而削掉了一半……

慘哭的聲音，痛的呻吟已經聽着了。一層死灰色的幕紗，罩籠了這一齣喜劇；等着上一次的重演。這，「這便是人生」！

在一條流過許多大荒野的河的岸上，有一個安靜的地方，一羣「吉潑色」(註)在張着他們的天幕。

一日的黃昏，這些無愛的流浪者，有的圍圍地圍着炫耀的薪火，有的站在大幕的外面閑談着，或唱着片段的戀歌，因為他們正在等候一頓可口的晚餐來恢復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晚餐已經在一隻三腳架下的薪火上的大鍋裏沸騰了。

這些流浪者，是一種天真的愉快的民族，他們在自然之美裏生活，戀愛，和死亡，不知道近代文明的許多罪惡和渺茫的幸福，他們愛自由超過一切，他們的聖典，不許他們處罰有罪的人，只許把犯罪的人趕出部落。

這晚上，當新月的銀光照着絢爛的河面時，一種無聊的情緒，纏住這些「吉潑色」；當正在做着晚餐的時候，為了散散他們的心，並且要使時間過得更快，許多的青年男女求着那會長說一個故事給他們聽。

這羣「吉潑色」的領袖是一個莊嚴的老頭子，有他的憂鬱還在加增的眼睛，和佈着深紋的臉，表現出他的內心的苦悶和忍痛，這晚，一陣不快的回憶已經阻遏他的思路，他召集青年們到他身邊來，對他們說他早年的戀愛，和被別一個部落的陌生人造成大錯的傷心的故事。

「許多年前」，我愛了並且娶了我這部落裏一個最美麗的女子，在短短的一年

中，我享受着神仙一般的快樂，這種快樂只有在戀愛裏的人纔能知道的。倘若許給我無數的錢財甚至於一個王國向我交換，我也只是付之一笑罷了；在我看來，我和溫柔的瑪麥拉的戀愛比一切的榮華富貴，比整個世界放在我的腳下，還要珍貴得多。當我們的孩子，——就是站在前面的瑞菲娜——降生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幸福太大，幾乎負擔不起了，但是，唉！我立刻知道這種幸福決難長久的，因為太大了！

「瑪麥拉，像她那那樣活潑可愛的天之驕子，却自己證明了她的放蕩等於她的美麗！當我的快樂生活纔滿一年的時候，別一個流浪的部落在我們鄰近張着他們的天幕，雖然他們只在我們旁邊休息了兩天，當他們收足天幕時，我們的美麗而不真的瑪麥拉竟跟着他們去了——她的愛情竟被他們當中一個狂熱的青年偷去，爲了他，她竟拋棄我——她的敬愛的丈夫——和她的無依的小寶寶！啊啊！一種殘酷的悲哀深深地刺進我的心，而且這心頭的飢痛在我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是決不會停止的！」

當這老會長說完他的生平悲劇時，他的珍愛的女兒——就是上文那被她的放蕩的母親所拋棄的瑞菲娜——悄悄地將她的眼光從她的丈夫阿雷哥身上移到一個正做了她的秘密的戀人的漂亮的青年吉潑色身上，她不覺微微地戰慄起來。是一種離奇的命運所規定的，會長的妻子的不貞這時正在她女兒身上再現，她承襲了她母親的迷人的美麗，和同樣的浮蕩的性情，不受拘束，風一般的搖動，時時追求着戀愛來滿足她的風騷的天性。

一年前，她的丈夫阿雷哥是這部部落裏的一個陌生來客自己說是厭倦了近代的文明生活的誘惑和失望，請求這些吉潑色暫時把他收留下來，他們就用禮貌和殷勤把他留下。

阿雷哥，一個失望的憂鬱的已經過了少年時代的男子，立刻在這一羣天真的流浪者當中得到了寧靜和安慰；當他認識了酋長的美麗的女兒時，他就狂熱地愛着她，用了一個未曾受過女性的誘惑的男子的全副精力愛着她。

在熱情的年青的瑞菲娜方面，也同樣地受了這帶着一種神秘和浪漫的態度的客人的吸引，爲了接受他的愛，並且交付她自己的愛，這一對情人便依了古代吉潑色的婚禮結了婚。

在短短的一年中，這放蕩的瑞菲娜已經厭了那外來的爲愛她的丈夫，開始領受她自己部落裏的一個青年吉潑色的殷勤。對於這青年便殷勤地報之以熱烈的愛，只要找得機會，她便和他去幽會了。

這晚上，當酋長的悲哀的故事說完時，聽衆們都走去分享已熟的可口的晚餐，瑞菲娜和她的愛人便偷着空兒出去談心，預備在這晚上當月亮西沉之後一切都黑暗的時候，一同逃出家。

這青年的吉潑色譏笑着瑞菲娜的怕阿雷哥發覺他們的密約的怯懦的表情，和她所說的，他已經起了疑心。因為她近來對他冷淡。她又說在他起了妒心之後是會發生危險的，他聽完老酋長的故事，分明現出忿怒的樣子——老酋長的經歷雖乎更引起他對於他的愛妻的真摯的懷疑。但她的情人終於勸她放心來；他們

溫柔地擁抱了許多次纔分開，那時阿雷哥正躲在旁邊偷聽。

瑞非娜立刻走向她的天幕，坐在她的小孩子的搖籃旁邊，開始唱一首搖籃曲，但一首溫和的催眠歌立刻變成一首撒野的吉潑色戀歌，她無忌憚地譏諷她的丈夫，並且顯然地暗示着一個給她擁抱的秘密的情人。

這時阿雷哥走進天幕，聽了那種歌聲，立刻震怒起來，更增進他對她的不真的懷疑；他冷酷地將撒野的瑞非娜罵了一頓，但她毫不注意他的罵，連忙跑出去，一面仍舊無忌憚地唱着嘲弄的歌。

阿雷哥悲哀地看出他的美麗的古潑色妻子的愛情確是永遠不屬於他的了，起初，他把自沉在失望與悲哀裏，後來却一種凶暴的不可抑制的忿怒包圍着他，於是他發誓不讓任何人欣賞他的愛人的溫柔，縱然這種溫柔他自己無法消受了的，他急忙追隨着剛逃出去的沉沒在黑暗裏的瑞非娜的影子。

這時候，一雙戀人已經在約定的地點相見了，瑞非娜對於她的妒忌的丈夫的忿怒充滿了恐怖，她急切地催促那青年吉潑色趕快和她一同逃走，但那青年儘管遲延着爲了片刻的狂歡，那時阿雷哥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痛罵他們的苟且行爲，厲聲地呵斥那青年吉潑色。

瑞非娜勇敢地答覆她所遺棄的丈夫的怒罵，她說真正的戀愛是自由的，不是強迫的，並且說，她肯願死，不願投入不能再握住她的心的人懷抱。說時遲，她從他的丈夫的眼睛裏看出了報仇的火燄，便厲聲地譏諷她的戀人，逃避

這危險；但是，那時快，當青年吉潑色逃避之先，阿雷哥已在一種嫉妒的怒火裏撲上去將匕首刺進他心扉。

瑞非娜發出一聲失望的哀號，伏在她的戀人的屍身上，哭着。向那兇手發出惡毒的咒罵。阿雷哥越加忿怒，拔出利刃，又刺進那悲哀的胸膛。

這時候，天幕裏的人都被他們的爭吵聲和一雙戀人被刺倒時的喊聲驚起；老吉潑色帶了他的吃驚的同伴們恰在美麗的瑞非娜斷氣的時候出現。

狂亂的阿雷哥立刻充滿了失望和悔恨，跪伏在他所鍾愛的瑞非娜的屍身上求她饒恕；然後勇敢地站在茫然的悲苦的岳父之前，他靜候裁判，謙和地表示着他在等死刑的處分。

但老吉潑顯出鎮靜和嚴肅的態度，只冷冷地斥責他將流血和爭鬥的行爲帶給和平的古潑色，於是宣布他和他的純撲的部落無所謂裁判，也不用一個人的生命來抵罪，他們只是不許一個兇手住在他們的天幕裏，他吩咐青年們將死去的戀人的屍身搬開去，然後回到他的天幕，跟在身後的是他的寂靜的悲哀的人民。

不幸的阿雷哥以後便是既然無戀愛又無伴侶地在世界上流浪，他成了一個必須努力補償自己的罪過並且擔負着自己的悲哀的飄泊者。

(註)吉潑色——一種高加索的流浪民族，散在，土耳其，俄羅斯，匈牙利，英吉利等處，以下筆賣幣，補鍋等爲生。

赫爾默的病原

Robert William Chambers

徐曾水譯

他實在病得不能去了；雕刻室中的重壓的陰沉之氣，神經的疲勞，工作的過度都沉沉地壓迫着他。但腦和肺的發燒的痛苦却使他不得不安靜下來；就這樣睡到床上去一些事不做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不顧到他的女主人的失望。所以他終於披上衣服，叫了部馬車，去了。夜晚的冷空氣使他的頭部和喉管感到涼快；他開了車窗，讓雪飄進來落在他身上。

但他走到時也並不見得差些，險然開門迎他。某夫人被指定和他入席，於是他就用男子們應有的禮儀實行他的責任。

當女子們都退席了，男子們點起了雪茄和烟捲時談話於是在地方改善和滑稽小說之間飄飄起來了，波士諾夫的隨員開始在講一個沒有個完的故事，番托士伯爵把修得光光的大二兩指的指尖抵着，發着有魅力的口調，向坐在對面一個被綉着的英國人着重地發表他那關於婦人的高見，赫爾默放下沒其燃著的雪茄，走過去，拉了拉主人的袖子。

「喂！什麼事，胖子？」主人關切地說，於是赫爾默把聲音放得比大眾談話的聲浪低一點，問他從這宴開始時就在他那發燒的脛際了的問題。

對於這，這位主人問道，「你指那個女子呢？」站得近一點，等他的回答。

「我是指那個穿軟毛黑衣服的女子，有着象牙似的肩膀和兩臂，和一雙亞夫羅第」美和愛之神」的眼睛。」她坐在那裏，這個人間的尤物。」法雷大佐旁邊。」

「法雷？讓我看看！」他蹙起眉頭想了一下，搖了搖頭，「我記不起了；現在讓我們找去，你一定可以找到她，我願——」

他的話消失在四面的笑聲和咳嗽聲中了；他對赫爾默點點頭表示很有把握，旁的人想同他談話，但正在這時候他站起來離開了，他已經忘了黑衣女郎。

人們都湧到坐起室，赫爾默也跟着大家。有許多人在那裏，他認識的就同他們談話，雖然熱度的增高使他幾乎連自己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他實在難過得不能留在那兒了；他想找到女主人問她黑衣女郎的名字，於是走了。

灼熱的坐起室中是又熱又擠。想找女主人，他不期遇到了法雷大佐，他們就一起無目的地向前走。

「穿黑衣的女子是誰，大佐？」他問道；「我意思是那個和你聯席的。」

「穿黑衣的女子，我想我沒有看見過她。」

「她坐在你旁邊！」

「我旁邊？」大佐猶豫了，他把疑問的眼光向這位年青人看了一眼，又向滿了人的房間掃視了一下。

「你現在看見她嗎？」他問道。

「不！」赫爾默停了一會才回店。他們默然站了一些時，然後分開讓中國公使路過——一位和藹的士君子，遍身穿着古綢，一臉幾千年前的笑容。公使過去了，緊緊着海島總司令的臂，總司令就向法雷大佐做了個手勢叫他跟他們去；赫爾默你又向別處走了，直到再三叫着他的名字，女主人從圍着她的華貴的

一羣中趕過來說：「有了什麼天大的事，勝利？你好像十分苦惱似的。」

「有一點小事情——沒有什麼。」

他站得更近一點，人低聲說：「開塞玲，黑衣女郎是誰？」

「什麼女郎？」

「她吃飯時坐在法雷大佐旁邊，或者我想她是這樣——」

你不是說房茜克爾夫人？她穿的是黑衣服，養的！」

「不——穿黑衣的女郎。」

女主人垂下美麗的頭為難地沉默着，眉宇微蹙地竭力去記憶。

「女子很多，」她喃喃地說：「讓我看——真是怪事，我怎樣會記不起來。等一下！你確實看見她穿黑衣服嗎？你確實看見她坐在法雷大佐旁邊嗎？」

「一分鐘以前我還這樣覺得——」他疑惑地說：「不要緊，開塞玲；我四面巡邏去，不找到她不行。」

女主人一部份已經被包圍在活潑的喧嚷中了，愉快地點點頭，赫爾默轉過發燒的眼，然後向花房陰涼的路上走去。但他發現那裏有一打人在喊着名字歡迎他，不但要求他和他們在一起，而且要求他發表爽直的談話。

「赫爾默一定會把他工作的意義解釋給我們聽的，」一個年青姑娘笑着說。

他們顯然在討論他的雕刻品，為國立藝術院的新門面而作的。一禮拜前從開幕後出版界和輿論界就都很活躍地在品評着這件作品了；

批評都集中在這奇怪的大理石雕刻品的示意。這種組合同時有感引性和單純的美；但沒有人不承認技巧上的成功。這件雕刻組合物是這樣的：一個牧童，顯然在漸漸死去；躺在許多荒涼的岩石中的散漫的一堆上。他旁邊，勝利地微笑着，坐着一個很漂亮的有翼翅的雕像，一對平靜的眼睛注在這將死的人身上。這是明顯的，快死了；在灰敗的容貌上，在陷進的神情上都這樣刻着。但雖然如此，在這將死的孩子的眼睛中却一點沒有煩惱，一點沒有恐懼的色彩，只以一種極深刻的好奇心向着這位用明澈的眼來凝視着他的可愛的長翅的人。

「或許——一位引人愛的姑娘說，」赫爾默先生會對吉爾勃先生這麼說道：

這實在很動人，但我無法表明。」

赫爾默笑着預備走開了。「我想我最好立刻就允許，」他說，用手擦了擦作痛的眼睛；但這議論紛紛的一羣攔住了他的逃路，他被推在棕櫚和鳳尾葉樹下的一把椅子上了。「這無非是我的一種意見，」他很幽默地辯道——「這種意見屢屢纏繞着我，因為要解脫自己的煩惱起見，我才把她刻在大理石上了。」

「受了惡魔的圍困？」一個很年青的人猜道，是受的病態小說的影響。

「也不見得！」赫爾默笑着回答；這種意見糾纏着我直到我把牠表現了出來。於是就不再苦惱我了。」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你說，」這位可愛的姑娘說，「你預備把關於牠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

「關於這種意見？啊，不，我不能應允！」

「請你，赫爾默先生！」

有些人圍成了一個圈子；其餘的他可以看見那這兒兒兒的站在柵欄樹間；顯然他們都在等他發言。

「這個意見是不合於邏輯的，」他局促地說——「不見得會引起你們的注意。我只刻了一個鬼——」

他驟然停住了。黑衣女郎也站在他們中間，傾心地看着他。他們的眼光接觸時，她十分親熱地微笑着向他點頭；當他站起來想跑過去，她又搖搖手退後一點，意思是叫他講下去。

他們互相癡癡地啾了一會兒。

「這個意見，時時吸引着我的！」他又緩緩地開始了，「純粹是天性的，感情的，而不是合乎邏輯的。是這樣：很久很，我記久得我就在這樣想着——一個人他被命運決定要死了時是決不會絕對孤獨的死亡的。我們死在床上的——或者正是彌留之際——必死在許多活人的圍繞中。火線上陣亡的兵士是怎樣；許多人死時全這樣——決不會對孤獨的。即使是暗殺，刺客至少也得在場。要是一切都沒有，總有些什麼在一起的。」

「但是那些孤獨的人們子然孤立在這個世界中的怎麼樣呢——那個單獨的牧童他是死在如此廣大而又水也找不到一滴的沙漠中，那些先鋒他們的骨骼是被用巧妙的方法安置下來的光禿所洞穿——即使那些離我們很近的——在我們城中的——死在無人住的房子裏，死在冷

關的街上，在荒涼的曠場中，在悽慘的空無居民的郊野中的又怎麼樣呢？」

黑衣女郎木然站着，傾心地聽着他，所以我相信：「他接着說，『沒有一個活人死去是完全絕對孤獨的。我想，譬如即使沙漠中吧，一個人正在彌留之際，他在世時是沒有機會遇見這種奇蹟的，但這時忽然會從陰間極遠的前衛隊中放出一個生翅的巡哨，穿着遮眼的盔甲，從半空中跳下來看守他，這樣他就不至於單獨死去了。』」

圍着他的一些人都悄無聲地靜着。時時瞟着黑衣女郎，他說：「或者那些彌留在深山中或荒涼的沙漠中的，或者把最後的生命交付給大海的，生命之泉到了最後一滴，滅亡已在目前，死已沒有什麼可怕，於是那些看不見的哨兵，就站在大石邊守着到最後的一口氣。這就是表現在大理石上的一切——很不合邏輯的，你看。」

不知什麼人在沉靜中深深地抽了一口長氣；這簡單的反動就傳遍了；人們都走動了，互相低聲地談論起來；一種尖聲衝破了黑暗。但是赫爾默走了，從半暗不明的路上走向一個正在樹葉的濃蔭中移動着的雕像去——移動得緩緩而又緩緩地。她朝着後看了一下，於是他就追上去，分開夾葉的鳳尾葉樹和棕櫚樹枝，和一些溼溼的花束街上去。忽然他在她面前了，她站在那裏好像在等他一般。

「在這屋裏沒有一個人待我仁慈的。」他開始說。
「那末，」她微笑地答道，「仁慈應當在家裏，可憐你自己——並且可憐我吧。我是等着你呢。」

「真的你想知道我嗎？」他囁囁地說。

「我為什麼要單獨和你在一起？」她問，而且是最好的部份——比其餘的一切。」

無星的天光映着她雪白的肩膀；樹葉間透入的燈影罩着她的頸項和兩頰的輪廓。

「在席間，」他說，「我並不有意死盯着你看——只是我向眼光總不能移開你——」

「他於你有一種暗示吧，似乎？」

她微微的一笑，清越的聲音好像是朦朧的微光和濛濛的馥郁中的一部份。她莊重地轉了話題，伸出她的手來。

「讓我做朋友吧，」她說——「往後悠長的歲月。」

她讓手放在他的手中一些時；然後抽回來撫摩一簇花朵。

「多刺鼻的花啊，」她說，低下頭去看着牠，她的手指，香得如花葩一般的，半插在羣花中。然後，抬起頭來，「你不聽得我嗎，你？」

「認識你？」他吞吞吐吐地說——「我怎麼會認識你？你想看怎麼會忘了你還？」

「哦，你沒有忘記我，」她說——「那麼大張着笑眼望着她，你沒有忘記。有一？我的特記你本來描刻在大理石的翼像上了種不是面龐，不是大捧的頭髮，也不是圓圓的頸項和四肢——而是一對眼睛。那一個，使你能領悟那末一對眼睛？」

「你在笑着我嗎？」
「回答我：世上又只有那一個才能領悟那對羅琢的眼中的含義？」

「你能夠吧？他問道，紛亂極了。」

「是的，我，和那個大理石上的將死的人。」

「你在那裏領悟到的是什麼呢？」

「上帝教我。你已經在那裏暗示出來了，無意地——那人的得救。你那麼殘酷地刻着的，只要經過思索就可以想見了；孤獨就是你作品中唯一的意義。」

在志志的靜默中他站着想着，搜索他的紊亂的腦筋。「死人的眼睛就是你自亡的，」她說。「可對嗎？」

他默然站在那裏，在朦朧的思想的線索中摸索着，探究着，一些難於辨別的模糊的印象，過去的搖晃不定的海市蜃樓，都想遍了，「讓我們談你的事業來，」她說，把背靠着濃密的樹葉——「你的成功，一切關於你的，她笑着加上道。」

「你把我心中交響着的過去的幻象提起了。現在請你多告訴我一點：整個兒告訴我吧。」

「你只要慢慢地在我眼中領悟着，」她溫柔地笑着說。「領悟着，記憶着。」

體內的高熱度影響到他的眼睛；他站着，迷糊的視線射在她身上。

「你在大理石上領悟到的可是到黃泉之路嗎？」他問道。「不，不是毀滅，而是復活，是往天堂之光。仔細看着我。」

「你是難？」他低聲問，閉起眼睛想使遊蕩的心穩定一下。「我們在什麼時候遇見過？」

「你那時還很年青，」她聲音很低的說——「我更年青——大水漲滿了加拿大河使得平地上也漾溢着琥珀色的水；我不能過去了——真糟！」

迷亂地靜然了一刻；她又開口道：「我一句話也不說，連謝謝也不說一句，當你扶我過去時……我——在你手中並不很重要的，所以小河就馬上過去了——馬上過去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從黑黑的溫柔的兩眼中看着他，她說：

「那天你聽着我的話，看着我的手臂圍抱着你，浴在河旁的日光中。親吻是親了又親，吻了又吻，我們應當統計一下——從最初，直到最後的一個。」

「但已經為我們倆刻成了一個紀念品，表現了那人的復活。愛情是多麼短促的事呵！我們的只支持到一天！你記得嗎？而創造愛上帝都說愛可以延長一生。只有死亡才能停止牠。」

她站得更近些：

「告訴我，你表現了死人的復活，你可怕死嗎？」

她的低音停止了；從葉間透入的光如星星般的包圍了他們；跳舞廳的大玻璃門是閉着；閃耀着燈光的笑臉噴泉下着銀色的雨點。音樂夾雜着笑聲衝出來圍繞着他們，遠遠地一種清晰的聲音叫着，「法蘭莎斯！」

漸漸近了，那個聲音重覆着，「法蘭莎斯！法蘭莎斯！」她緩緩地回轉頭去，向輝煌的燈影中望去。

「誰在叫？」他低聲問道。

「我的母親，」她說，專心靜聽着。你願意等我嗎？」

他的灰白的臉色變成了死灰，她更靠近些，把他的手提住了。

「爲了我們最後的一個吻等着我吧！」她說，她的小手緊捏着他的。

「什麼地方？」他說，嘴唇很乾燥。「我們不能在這裏說！我們所必須說的事不能在這裏說。」

「在你的雕刻室中，」她低聲說，「等着我。」

「你認識路嗎？」

「我告訴你我會來的；我一定來！只要同我母親少許談幾分鐘——我就馬上上去！」

「他們的手又互握了一些時，然後她向擠滿了人的房中跑去了；過了一會赫爾默也跟上，頭垂垂着，被強烈的燈光刺得闔了眼。」

「你病了，腓力，」當他告別時，他的主人說。「你的臉孔難看得像將死的牧童——天呵，我的上帝，你看去多麼像他！」

「你尋到黑衣女即沒有？」女主人關切地問道。

「尋到了，」他說，「再會。」

他跨出大門時空氣是做骨的冷——死人一般冷。車燈照着他緩步下來的被雪的台階，濛濛的樂聲，在黑夜中悠蕩着，厚重的門在他背

後關上時又隱去了。

他抖索着，朝西走去。當他走近空中鐵道下的狹小的道路時，地面上映出一條長長的他線，等到他已經踏進了牠，鐵道又因火車的光來正在震動着了。火車叫着從頭上過去了；她仰起發揚的眼睛從溼溼的鐵樑空處望着鐘塔上光亮的圓面——一切全是轉動的——因他發燒把什麼東西都看得顛倒了——即使他所走着的穩固的曲溼的街道；心是劇跳着，像有個人在那裏屢屢刺擊。

「呆東西！」他高聲叫道，突然在黑暗中停了下來。「熱昏了——一切都。她不知道從何而來——」

兩條黑暗的胡同把一帶觀觀的房屋分離了，一端接着小路，一端通到第十條街，他在那裏又停下了，兩隻手玩弄着外衣。

「熱昏了，熱昏了！」他吶吶地說。「她不能來了。」

街上沒有燈，只有街角上的紅燈吐着稀弱的微光，和老葡萄藤飯店的一絲光芒照在路上。於是四圍的夜色都蒙上一層灰白，搖幌的光輝了，照着他從街上摸索到黑暗的胡同中去。同樣的又黑又靜老房子在磚路的兩面互相對峙着，恭候着他。

最後他找到進出的門，於是從黑黑的過道中，跌跌進去，幾盞昏黃不定的燈在那兒閃爍。越像照在無盡頭的長夜中了。

「她不能來了——她永不能來了。」他喘息着，向房門衝去，重重跌着地板。在神志不清中，他拾起眼睛看看這間大而無當的房間，

在閃爍的燈光下好像漸漸越變越白了。

「牠會同我一樣的發昏，」她大聲喊道——好像燈光的幻影已經鑽入他體中。忽然他又大笑起來，廣大的雕刻室響應着。

「什麼？」他自語道，靜心聽着。「誰敲門？」

不知什麼人在門外；他站了起來，旋開門扭。

「你！」他喘習道。於是她猶豫地走了進來，頭髮披散着，白雪鋪在黑大襟上。

「我？」她寒寒地低語道。「聽着！你不是聽見他母親叫我嗎？時候太遲了；她老是陪着我。」

靜夜中，遠遠地好像有一種悽慘單調的聲音叫着——「法蘭莎斯！」

他又倒在椅上了，搖搖的光包圍着他，房間又在這種光下漸漸變白了。他看着她。

鐘敲了又過去，過去了又敲。一點一點地，延長着漫夜。她坐在他旁邊，不說一句話，不嘆一口氣；夢是一個又一個在他腦中搬演，像電影似的。於是蘊浸沒了他，他就這樣神志飄渺地躺着，無神的眼還注定在他身上。

時間不停的過去——白光已經逝去，換上了晨曦。昏亂的狀態已消失在黑夜中，他醒了，神志非常清楚；於是輕聲喚她的名字。

「是的，我在這裏，」她溫和地應道。

「是不是死？」他問道，闔上眼皮。

「是的。看着我，腓力。」

他的眼睛張開了；變色的臉上發出好奇的光。因為他看見了一個閃閃發光的模型，生着

展開的翅，深刻的眼，跪在他旁邊，只是看着他，看着他。

一九二一，四，三十。

The case of Mr. Helmer, by Robert we liam chambers (1895 —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October, 1904, member of harpers' magazine. It was republished in N chambers' volume, the tree of heaven (Copyright, 1907, by D. Appleton & Co.)

薩孟武先生：申明

活躍週報社主筆先生：

據友人通知貴報第二十五期薩孟武先生的卓論的內容，開後不覺失笑，按「看革命」一語係鄙人用以罵人之辭，而一再傳聞，竟變成自罵，真是可笑之至，敢希貴報代為更正——鄙人的原意如次：

「革命是有胆量的人所敢幹，反革命也是有人有胆量的人所能幹，至於一般民衆只是不革命而已，但是我們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是不革命，也不是反革命，更不是革命，因為革命和反革命是很危險的，不革命是不能投機取巧的，我們大多數的中國人乃是「看革命」。看到了革命成功，就自稱為革命黨，看到了反革命成功，就自稱為反革命黨，來去自由，毫無危險。我們中國就是因為有了這種「看革命」的人物，所以到了現在，革命尚不能成功。」

上述之大致與貴報所登的，有不同之點，望稍加篇幅，將此信登出，專此并請

薩孟武頓

十二月十八日啓

長期讀者募集運動

掙扎了八個月，在一九三二年，我們活躍。現在，在這新的一九三二年，我們又開始着了。

但爲着「活躍」健全的發展，或最低限度保持這目前不沒落的形態，我們仍然延續我們底「長期讀者募集運動」

「活躍」的經濟基礎，無疑地是建基在讀者和廣告上，在現在和未來也還是如此。我們底力量很微薄，雖然我們是拿了我們底血和汗，拿了我們底生命來幹它。可是，我們都窮，却無補於它在經濟基礎上的動搖，在理論說，經濟基礎的奠定，是一切事業之先決條件。因此，我們舉行這「長期讀者募集運動。」我們企望着關懷到「活躍」的朋友，在這次運動上，給我們以實際的有效幫助，而做成一道堅實的城壁，背基於「活躍」之後。如是，我們不但在經濟上有了信心，同時，在精神上，即向前途邁進的勇氣上，亦有着龐大的鼓舞。

- 一、定閱以全年計算，收費大洋一元，并附贈學校新聞。
- 一、加入此次募集運動讀者，可享受本社一切出版物七折之權利。
- 一、凡能介紹長期讀者至十人，即贈本報全年一份。
- 一、讀者交誼會圖書流通部成立後，讀者可有通訊借閱書報之利益，不收會費
- 一、募集運動至一九三二年二月三十日截止。

南京大江百貨商店

本店自運香港皮鞋款式
新穎價錢公道永不走樣
別家所無貨品精良首都
第一一年以來聲譽卓著
時式呢帽
應時用品 已到了！

地址：城內太平路中

電話：二二一四

精益求精眼鏡
可以免除近視，遠視，頭痛
目酸，淌淚，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南京支店
臨時營業處
太平街中央書局樓上
電話二一三四一號

都錦生絲織風景

是高尙的 富麗的 裝璜品

曲院風荷(絲綢風景之一)



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上海北四川路
杭州花市路
廣州永漢北路
漢口江漢路

亨利汽車公司

可以解決行的問題
現分樣子間
零件部
修理部

福特汽車公司特派南京經理
地址 新街口 電話 二一三四

袁寶如
姚福炳
朱超
律師啓事

本律師等茲受任活躍週報社聘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該報社之名譽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等當依法盡保障之責此啓

姚律師事務所
袁律師事務所
朱律師事務所

慈悲社平家巷一號
壽星橋一號
新街口忠林坊二十號
電話二二二六七

美藝

洋貨木器商店

美的佈置必須用

美的傢具

美藝可以供給你美的

現代傢具

發行所 二廊廟
電話 二一四三四
製造廠 松濤巷

同昌飛輪牌

同昌飛輪腳踏車，輕，廉，堅，美，推為第一，此次大英烟公司採辦七十五部作為贈品，誠以開之用戶，此車成績甚優良也。

定價每部

大洋八十五元

南京同昌車行啓

地址太平路中

電話二一六五三

敬告閱者：

活躍週報與三星百貨公司有連鎖關係的！

看了活躍週報，一切悶結之鬱氣，洩發無遺，因其敢說敢言人人樂而閱之！

去到三星公司，一切人生實用品，盡得解決，因其價廉物美，人人樂而用之！！

三星百貨公司在太平路中段，即花牌樓十字路東